

年

卷

3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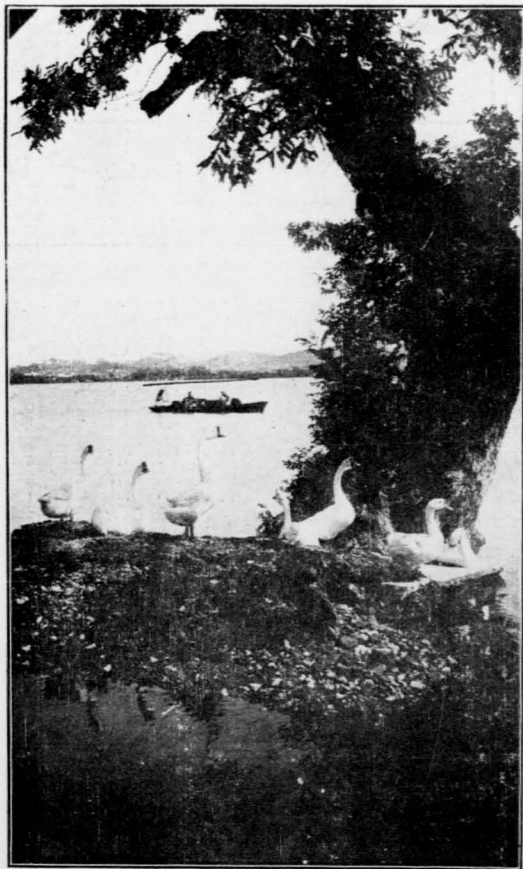
6

期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卷 第 六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售發館書印務商

的製編士博任元趙

片機聲留語國

期展價特

本館所出國語留聲機片發音
正確編制精當承各界爭先購
置第一批製片早已售完特價
亦已滿期惟因第二批新貨尙
在美國趕製不日即可運滬爰
將特價期限展至第一批
新貨到滬之日爲止藉酬
歡迎諸君之盛意現時訂購仍
照特價收款先給憑單一俟新
貨運到特價卽行截止屆時常
登報通告憑單取片有志研究
國語者請勿失此機會

全份八片

十六面

定價三十

二元

特價

二十元

機器大者

三十元

小者二十

四元

課本隨片

附送

銀幕上的藝術

勁風選輯

麗琳爲影界演員中最大的明星。平生所演的。都是很出名的大片。最初得名的片子即「重見光明」The Birth of a Nation。已至我國演過的。有「東下」Way



Lilian Gish 麗琳

Down East。想見過這兩部片子的人都極崇拜伊。也用不着我們多來介紹了。



華多史 (一其)



(二 其)

Anita Steward 史多華

史多華的美麗中夾

着莊嚴。真是絕若桃

李。冷若冰霜了。所演

的片子。多扮為良妻

賢母。

政客詭技

修士譯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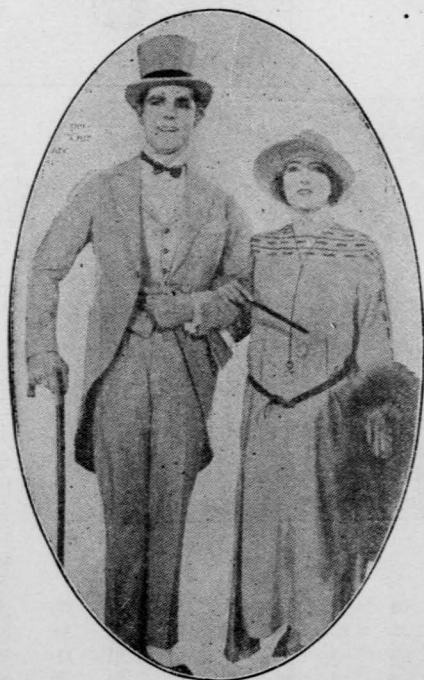
My American Wife

員	演
拿他利	Gloria Swanson
曼紐	Antonio Moreno
佩佐	Geno Corrado
塔沙夫人	Edythe Chapman
戈麥	Walker Long

少年曼紐。是阿根吞的貴族。最喜歡賽馬的事。他的母親塔沙夫人。却有些特別的目的。伊希望伊的兒子。成一個政治家。不過曼紐只愛馬。一天曼紐的母親。同曼紐談話。希望曼紐娶一個貴族女子。將來在政界上也可以得着一些勢力。曼紐聽了伊的這些話。不禁哈哈大笑。說道。「母親。我願意得一匹名馬。勝於得一個妻子。」他母親也無可如何。

賽馬的日期到了。曼紐以爲他的馬一定可以得着頭名。那知跑了下來。只得着二名。那第一名的馬。是一匹不經見的馬。馬的主人是美國人。從此曼紐便打聽馬的主人。要他自己的朋友介紹見他。他的朋友答應了。他們先到一家咖啡店中小飲。到的當兒瞥見離座不遠的桌上。有一位女郎。生得很美麗。曼紐瞧得出了神。他的朋友拍着他的肩說道。「你要去看馬主人。這便是馬主人的女兒。名叫拿他利。讓

My American Wife



技 鹿 客 政

我來介紹罷。」說着便替他介紹見了。不久。曼紐又爲拿他利的馬。開了一次宴會。他們兩人於是就成了朋友。這時候有一位政客。在阿根吞的小園中。可說是最偉大的人物。這位政客有一個兒子。名佩佐。在政界中。無論如何。也敵不過曼紐的聲望。但是佩佐也不懼怯。因害人的法兒很多呢。

這一天在宴會中。曼紐正與拿他利說話。佩佐忽然起來。爲拿他利的馬祝賀。祝賀之極。又吻了拿他利的手。曼紐一見。可氣極了。便勸了佩



拿他利便向大衆說。「這個人就是刺殺曼紐的人。」說的當兒。早來兩個警察將戈麥捉住。

拿他利便趕上前。扶起曼紐的頭。曼紐瞧了伊一眼便昏了。

佐一拳。佩佐跌在地下。爬不起來。口鼻都打破了。於是要求與曼紐決鬪。曼紐自然答應他。

這一天。拿他利正騎馬游玩。忽然聽見伊的賽馬員說。曼紐在某



樹林中與佩佐決鬪。拿他利立刻下馬。駕

着汽車飛馳而去。到了樹林中。已聽見槍

聲響了。一槍之中又有一槍。拿他利趕到

的當兒。曼紐已經倒了地。拿他利似乎瞧

見林中。另外有一個人放槍。不過沒瞧得

清楚。便趕上前扶起曼紐的頭。曼紐瞧了

伊一眼便昏了。證人們說。曼紐的傷很重。

非得立刻請醫生不可。衆人於是將曼紐

抬上了拿他利的汽車。送到最近的醫生

家中。醫生立刻將曼紐臂中的子彈。取了

出來。說道。「這粒子彈。決不是佩佐槍中

發出來的。」說畢又瞧着拿他利道。「這事很可惜。這鄉村中無人能看護曼紐。他至少還有幾天纔能復原。」拿他利躊躇了一會兒。便對醫生說。伊願意擔任這個職務。醫生交代了伊幾件事便去了。

數天之後。曼紐的身體已經復原。心感拿他利的情分。決意向伊求婚。他的母親忽然來了。瞧見拿他利這種不恥不慙的樣兒。很不滿意。拿他利又聽見了他們所談的話。當晚便悄悄的動身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曼紐去尋拿他利。纔知道伊已經去了。於是痛說他的母親。他的母親說道。「兒子。無論如何。我決不許你娶這以賽馬為生涯的女兒。」曼紐

說。「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娶伊為妻。」說着便去了。

曼紐第二次又碰見了拿他利。在一個有名的政客宴會中。伊與佩佐揸着手說。曼紐憤恨極了。便決定入政界做一番事業。心裏想着。便走到拿他利面前。深深行了一鞠躬禮。便掉頭走了。拿他利知道是嘲笑伊的意思。

曼紐第二
次又碰見
了拿他利。
見伊與佩
佐揸著手
說話。

不過拿他利怎麼到這裏來的呢。原來那一天離開曼紐之後。便回到旅館中。正自休息着。忽然有人送上一封信來。這信便是佩佐寫的。信上說了許多抱歉的話。另外附贈一串金剛石項圈。拿他利看了信。便連項圈一齊拋在地上。忽地又想起了醫生的話。和那天親眼見的事。便想探一個水落石出。這是美國女子的特性。

拿他利決定這意。便回了佩佐的信。又假意與佩佐親近。無奈總探不出這



件事來。後來便想了一個法兒。纔捉住了一個證據。於是要求佩佐開一個大宴會。請政界的名人一齊到會。佩佐立時答應了。

開會的時候曼紐也來了。正碰見拿他利與佩佐搽手說話。曼紐行禮走後。拿他利知道時候到了。便鼓起餘勇。離開佩佐。到一個地方尋着一個人。這人名叫戈麥。伊叫他跟了

來。他就跟了來。他們走到了大衆跳

舞的廳上。便立住。衆人見拿他利同

戈麥一路站在那裏。都很希奇。不約

而同的站住了。拿他利停了一會兒。

便向大衆說道。「男女來賓請聽。這

個人就是刺殺曼紐的人。」說的當

兒。早有兩個警察。將戈麥捉住。伊又

接着說道。「主使的人。便是佩佐父

子。」又回頭將戈麥說道。「強盜我應許你的東西。都在這裏。拿去罷。」伊說着。便將佩佐所贈的東西。都拋在戈麥面前。

這時候佩佐父子。慚愧極了。從衆人中間溜走了。拿他利也走了。走了不遠。忽然聽見有一個人喊着伊「拿他利……拿他利……請等一

會兒。聽我說幾句話罷……求你饒恕我以前的舉動。我實是因爲愛你至極。所以如此。」拿他利果然饒恕了他。應許與他成婚。同時曼紐

還得着一種別的消息。就是被選舉了做美國欽差。曼紐的母親。也向拿他利告了罪。



拿他利走

了不遠。忽

然聽見有

一個人喊

著伊「拿

他利……

拿他利……

……

看影戲的三個時期和三種階級

普通人看影戲，總要經過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大概是初看影戲的人必得經過的。在這個時期中，大概最喜歡看長部偵探影片和胡鬧的滑稽片。第二個時期好像進了一步。在這個時期中，大概能看短片了。這所說的短片，大概立意要高尙些，描寫要深刻些。這種短片在第一個時期中的人看來，無論如何，是無興趣的。不過在這個時期中的人，對於長部偵探片，長部神怪片，和胡鬧的滑稽片，仍舊歡迎。第三個時期，又進了一步。在這個時期中，最歡迎理想精深，表情深刻的片子。每部片子中，至少要包含着一種哲理，或人生的問題。同時對於影片的光度，說明的簡煩，演員的表情，和片中的精彩，有很多批評。片子中的長處和缺點，和各種背景，都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解。經過這三個時期的速度，完全根據於時間，和個人的學識。學識高的人，當然很迅速的越過第一第二兩個時期。普通人大概在每個時期中，至少要逗留一些時。

有的人進步最速，有的因學識不足的緣故，永遠沒有進步，於是就演出三種階級來了。在第一種階級中的人，永遠是留在第一個時期中。他們所注意的是手槍，機關，武打，汽車，飛機，偵探，強盜，或是滑稽片中各種無意識的舉動。在第二種階級中的人，永遠喜歡看各種愛情的表示，華麗的演員，離奇的情節，和帶着神秘，或幽雅的背景。對於問題，立意，各種深刻的描寫，說明中所引的典故，配合的音樂，等等，有時候注意，有時毫不注意。他們的目的完全是消遣娛樂。第三種階級，可說是最高的階級了。他們所注重的是藝術。他們對於一部影片中的各節，從頭至尾，一絲也不放鬆。同時也能感想到這部片是那一國的出品，爲什麼產出這部片子來。有時候有與影片吻合的音樂，他們也能聽出，並且他們自己的精神，也完全融化在音樂和演員的精神中去了。片中的所引用的各種背景，古典，詩文，等等，他們都完全懂得。同時片中的情節，和演員的動作，有意或無情理的地方，他們立時能感覺出來，立時就有一種真確的批評。

或者有人說我這種階級和時期的分配，完全不對：譬如像「三劍客」Three Musketeers，「東下」Way down East，「四騎士」Four Horse Men，重見光明 The Birth of a Nation，鐵血鴛鴦 Heart of the World，等等，無論什麼人也歡迎。那裏有什麼時期和階級的關係呢？

這句話不錯，但也與我的理論毫無背謬的地方！譬如我們拿「四騎士」來做一個解說的標準：我們說人人都歡迎這部片子，這話是錯的。但是各人所歡迎的，是這部片子中的那一點，是不是人人一律，有人敢下一句武斷的定論麼？

據我意思說，這部片子的情節離奇，背景優美，各種應有的舉動表情都有，很能應付各階級中眼光的要求。所以人人都歡迎。不過有的人只能看出其中熱鬧和發笑的幾點；因與長部偵探和胡鬧的滑稽有相似的地方。第二種階級中的人，看了這部片子以後，必定要下一個含糊的評語說：「這是一部真正的好片子。」設若你要問他說：「好在什麼地方？」他必定說不所以然來。至於我們設若要問「

四騎士」Four Horse Man 的三個字是從那裏來的；四騎士

出現時候的光度，是怎麼樣成的；末幕現出數千萬墳墓的時候，與所奏的音樂，是否吻合；那演說四騎士的祕密客為什麼要挑選那種像貌的人扮演；全部片子的「最高度」Climax 在什麼地方；為什麼要在那個地方；等等各點，有幾個人注意到了呢？由此看來，看影戲的人，也免不了有深淺的階級啊。

當時我在那裏看這部影戲的時候，聽見隔座上有兩個人的談話，足可以代表兩種階級的人。一個說：「喲，這四個騎馬的，好生可怕，是四個外國人罷。」一個說：「不對，那是四個外國神仙；一個代表「死亡」，一個代表「瘟疫」，其餘兩個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我說到這裏，他不願再說下去了。總而言之，我所分配的這三個時期和三種階級，我也不敢武斷說是必對的，不過很希望大家討論討論，下一個公正的界說。



克買小的皮頭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卷 目 錄 第 六 期

歸國.....	女僕白若蒂.....	聽琴.....	阿菊的死.....	妖髻縵首記.....	四個銅元.....	跪(滑稽畫).....	一點美術的偵探談.....	西瓜小譜.....	疑誤.....	自殺.....	西方釋夢錄.....	疑問.....	野人記.....	金錢仇儻.....	傀儡式的主筆.....	琴譜說明.....	情急智生.....	荒服鴻飛記.....	編者與讀者.....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小一學文衆民贈附期本▶

封面圖爲西湖風景之一係周雨青先生攝贈。插圖題名曰「吻」

單色插圖二張

編者	沈禹鐘	高達觀	胡寄塵	卓 呆	林 琴南	錢起八	國賢女士	范治禹	春 夢	靜影女士	張舍我	蔣木春	章 仲	胡憲生	陸律西	松 廬	林履彬	張碧梧	天 游	編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生第一幸福。莫若兒女衆多。既然兒女衆多。尤當使其一一學成立業。故無論家道殷實與否。每生一兒女。卽當爲之入儲蓄會一會。以備日後教育之用。如是方能至長成時。不至因財政竭蹶而廢學業。

全會每月付十二元。半會每月六元。四分之一會。每月三元。特獎每全會一萬七千餘元。頭獎二千元。餘詳章程。章程函索卽寄。

上海法界愛多亞路七號總會啓

小(6)

罕有的特價機會

【原價】一元五角

袖珍英漢辭林

【特色】單字及成語共十餘萬譯義簡明正確

訂正 漢英辭典

原價二元

【特色】
 (一)通用漢字無不列入
 (二)每一漢字旁有注音字母
 (三)每一英譯後有英文例句并加漢譯
 【附註】此係張在新所編漢英字典之最近訂正本甫於上月脫稿

【原價】一元五角

雙英解 英文成語辭典

【特色】搜羅豐富例句明顯
 外來成語亦博採詳註

三種合售特價三元

陽曆七月五日 起八月三十一日 (特價期)

凡是研究英語的人必須備三種辭典就是 (一)英漢字典 (二)漢英字典 (三)英漢成語辭典這三種辭典無論缺少那一種參考時候就要感覺不便的但是三種都要備齊費錢却也不少而且三種書做成一組其分量程度也須相當纔好本館新舊出版的英漢漢英成語等辭典不下二十餘種現就其中 選出上列三種 分量程度大致相等恰合中學生及普通研究英語者的需要 發售特價 以便學者這三種辭典 原價合計五元 現在合成一組祇售三元 但拆售仍照原價費銀三元 可得完全無缺的一套研究英語的工具 罕有機會幸勿錯過！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

林醫生爲其夫人

患百病之效如用廉服如之何
 章廉服如之何
 士大廉服如之何
 醫生大廉服如之何
 紅丸生大廉服如之何
 補丸生大廉服如之何
 得丸生大廉服如之何
 治愈丸生大廉服如之何



餘所病舌麻無有肢酸亦除再續服兩月餘身
 軀強健經期足月而行喜出望外不勝感戴貴
 醫生紅色補丸真起死回生之妙品也
 有反弱爲強之奇功不分男女之章廉士大醫
 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
 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
 力在內

忠告婦女小書奉送 敝局備有婦
 女衛生精美小書名曰忠告婦女如欲索取只
 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
 本可也

閱報諸君如若尊夫人疾病纏綿經年屢月憂苦莫可言狀矣
 惟見其形容憔悴眼眶深黑欲求良方調治乏術束手無策者
 請觀福州洪山橋林東山醫生之經驗亦治愈是症者之一份
 子也往往爲他藥所不能治者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救治
 之矣林醫生來書云內子柳氏在閏每月天癸均二十四五天
 一行既娶後仍復如是有脾痛之疾身體稍不舒暢即覺舌麻
 年復一年雖未見大病身軀逐漸消瘦四肢酸楚體倦神疲將
 成癆瘵診其脈細數而弱開方療治性癖最苦口不肯服藥
 坐觀其斃莫奈之何鄙人職業華醫臨症十餘載未聞舌麻之
 症徧閱醫書無備詢諸同道多所罔聞後遇敝友陳君談及貴
 醫生紅色補丸之妙且味甘粒小易於適口便於服食嗣向藥
 房購取試服遵法日服四枚至二十餘天肢酸少減又服兩月





歸國

沈禹鐘

去國離鄉幾千萬里的唐英。鄉里中大家盛傳着他有了歸國的消息了。唐英從那年秋天乘風破浪到英國去留學。到現在已經八年了。在這八年的中間。人事萬變。說也說他不盡。便是他家中門外的那株老樹。暗中也增加了許多輪紋。在他臨行的當兒。雖然在秋天。但那枝上的黃葉。還疎疎的綴着。臨風起舞。似乎表示歡送這個壯遊的少年一般。可是現在已經到了天寒木落的窮冬。他歸來時。見了那株枯枝禿葉的老樹。一定也覺得比臨去的時候老了許多了。

唐英歸國的消息。傳到鄉里的當兒。他自己早已身在驚濤駭浪中的輪船裏。航程約摸經過了一半了。他鄉里中

的朋友們。大家天天盼望着他。他家中更是不必說了。唐英在歸途中。因為天寒風浪甚大。不能夠走到甲板上。去盼望景物。日夜坐在艙室裏。一任船身的顛簸。耳邊但聽得奔雷一般的波濤聲。在艙外椎撞着。他這次是第二回了。所以並不十分震懼。但總覺得頭暈得非常。有時幾乎要嘔吐出來。因此他倚着行李。常常閉了眼睛。沒精打采的假睡着。書也不看。只指望一天一天的接近故國的境界。他在船中。過了一天。便覺得與故國接近了許多。心上也寬慰了許多。有時他想到幾年不見的家庭。便不知不覺在無形中。現了兩個影子出來。一個是他的老母。一個是他的夫人。還有一個很模糊的嬰兒。便是他的女兒。他

臨去的時候。這孩子生下來才一個多月。所以他不大記得清楚那孩子的面目。究竟是怎樣的。他一想到家中的情形。心中巴不得那艘輪船立刻增加上幾千倍速率。一回兒便到了故國。好回到家中去慰問他的家人。但是他心中雖這麼村。但那輪船航行的速率。還是和以前一樣。況且大洋裏的波濤。湧得非常利害。端力的阻止那輪船的進行。那輪船總算有些力量。很勇猛的向前撥行過去。和那波濤奮鬥。一步也不肯退後。他對於這全船的乘客。也很對得住了。可是唐英却一些也並不感激他。只嫌着他航行得太緩。幾乎要急碎他的歸心了。

等到唐英到了家中。這當兒已經是十二月下半月了。他家中母妻諸人。自然是異常歡喜。把那別後的事。一件一件的告訴他。他覺得家庭的况味。別有一種特殊的甜蜜。和以前沒有到外國去的時候。格外顯得不同。他默默嘆息道。我在外國住了八年之久。比較那些戀家的人。論起來總算強得多了。可是現在到了家裏。便覺得家庭的趣

味。有說不出的好處。相形之下。可見那去國離鄉。委實是一椿不得已之事。人生最是關情的。再沒有勝過家庭的了。對於自己的骨肉。究竟都希望常住在一起的。斷沒有以離別爲可樂的事。那古人說的「男兒志在四方」這句話。真是欺人之談咧。像我的母親。他年紀雖然沒有到着霜雪盈頭。但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他對於我。心上何嘗要叫我遠游。天天侍着他說說家常。多麼好呢。講到我的老婆。和我唱隨無忤。鴻案相莊。要是常聚在一處。他也多麼願意啊。不過他們要期望我前途去發展。所以忍住了離別之恨。放我到幾千萬里外去。羈身異域。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以我現在看起來。這八年中的離別光陰。彼此犧牲了多少天倫樂事。雖然總算學些本領回來。但從家庭上衡量起來。也未免有些不值得呢。現在幸得安安穩穩的歸來。後此光陰。一定要細細領略我的家庭樂趣咧。他這時正坐在書房裏出神。只聽見門外有人說道。「望爹爹那兒去。」當下便見他的夫人。攜了他那從別離

的歲月裏長大起來的女兒。推開了門兒。帶笑帶話的走進來。唐英便笑嘻嘻望着他的女兒道。孩子長得好快。你爸爸臨去的當兒。你還在襁褓中呢。你媽平日要是不給你說起。恐怕你現在不會知道還有個爸爸從外國還家來呢。他女兒低着頭。挽住了他母親的左手。似乎很怕陌生的。唐英這幾句話。似乎也極平常。其實暗中却含着感慨在裏頭。他夫人笑道。這個孩子。究竟是個女孩子。脾氣怪害羞的。連爸爸都會見生的。我還記得你臨去的時候。我正抱着他喂乳。你面着我說道。我現在就要去了。我聽你的語音。帶着悲慘的樣子。我登時柔腸似乎打着結兒的。連話都說不出來。後來你去了。我對着這個孩子。怔怔的發呆。約摸有十多天的光景。才慢慢的回復我的常度。那時我默計一去幾千萬里。歸來的期日。雖然也計算得出的。但總覺得茫茫然望也望不見。那知一年一年的過去。現在居然安安穩穩的回來了。唐英聽了他夫人的話。心中兀自感慨着。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你回瀾當時

的情景。固然非常可慨的。但在我的。一面。從家中走出大門。一步一步的走遠起來。一天一天的隔絕起來。我當時的心腸。差不多換了一副鐵打的。要是不然的話。那麼教我怎樣可以忍耐得下呢。照我現在想來。當時完全憑着一腔熱烈的血性做事。只知道勇往直前的趕上去。一切都不問。那知道竟受了古人「男兒志在四方」那句話的圈套了。他夫人正要答時。忽然老媽子走進來傳話道。奶奶在這裏麼。太太叫你快進去。要和你商量辦些什麼菜。給少爺用飯。說罷。返身就走。他夫人問他道。你在外國這許多時候。家裏有什麼可口的菜。大概都忘却了罷。唐英道。忘倒沒有。不過一時也點不出來。你進去回母親說。隨便煮幾樣就是了。他夫人聽了便輕輕的應了一聲。回頭對他女兒道。你這裏陪伴爹爹罷。我要到祖母那裏去。你別怕生。爹爹要講外國景子給你聽呢。那知他女兒還是怕生。不肯依着。他母女倆便離開了書房望裏邊去了。唐英又默付道。母親因為我久別了。格外見得他愛子情

切。連那用飯的飯菜兒。都要加以商酌起來。他那一派愛子的真誠。於此益加可見了。現在竟有人把非孝兩字提倡着。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心理。一個人對於他的父母。不要說非孝。便是盡孝。也抵不過親恩的浩大。現在有些狂熱的人。冒託外國的學說。弄出些奇奇怪怪的笑話來。其實我在外國這許多年。從沒有聽見人說非孝這句話。那外國人的骨肉之間。和中國雖然有些不同。其實他們也未嘗不尊崇這個孝親的行爲的。唐英在這個當兒。思潮起落得非常迅速。一回兒。又想到他母親現在比他臨去的時候。臉上已經增加了許多縐紋了。因此益信古人說的「親在不遠遊」這句話的有理了。

講到唐英的鄉里中。除了他之外。竟沒有第二人到過外國去。所以那些鄉人的心理。都以為在專制時代科舉的時候。中了進士翰林。便可以青雲直上。做起很大的官來。現在改了共和。廢除科舉。那麼出洋留學的人。便與科舉時代的中進士翰林一樣的。所以他們對於唐英。着實敬

仰他。似乎指日可以看他飛黃騰達起來。這便是他們對於唐英回國的情感。唐英到家的第三天。便接到一個姓名聯署的請柬。定於明天晚上六句鐘。在他鄉間最漂亮的大酒館迎賓樓請客。柬上所署的名字。都是他鄉間最有聲望的幾位大人物。平時或是自命富翁的。或是自命着舊的。或是自命紳士的。唐英看了一眼。就將請柬在桌子上一擲。這當兒。他母親和他夫人都在面前。他母親見了請柬。便動問道。這不是個請酒帖麼。莫非你的朋友們給你接風麼。唐英答道。不錯的。不過這幾位東道主。平日却從沒彼此酬應過。不知道他們何以一時倒瞧得上我來了。他母親道。這也難怪他們。他們從前雖不與你來往。現在因為你從外國還來。并且隔了八年沒有見面。所以這樣款待你。他們這種盛情。倒也很可感激的。不過你那些個知己的朋友。日內恐怕一定也有什麼舉動。你着遇他們。千萬教他們別破費才是。唐英道。我昨天遇見他們。他們正議着要與我開什麼歡迎會。預備大家鬧熱一下。

子。我覺得這種舉動很無謂。當下已經切實勸阻他們了。他母親很同意的說道。你的主意很不差。這當兒。唐英與他母親和夫人。大家談談各事。十分有興。他家庭中充滿着甜蜜和藹的空氣。那都是從離別裏製造出來的啊。到了明天六點鐘。唐英便去赴宴。只見燈紅酒綠。盛極一時。那些聯署在請柬上的幾位東道主。一個個都已到齊。對於唐英。你也是一聲唐先生。我也一聲唐先生。到弄得唐英侷促不安。後來大家吃得漸漸的有些醉意了。唐英却留着不願多飲。但那幾位東道主。你也勸酒。我也勸酒。鬧得什麼似的。唐英無法推辭。只得勉強飲了幾杯。不像他們竭力做着酒興。越鬧越無限制。內中有一位湯子仁。是一個有口才的人。這時又有幾分酒意。因此便格外要逞他的談鋒。他對着唐英說道。唐先生。此次回國。不知道榮任在那裏。年內日子不多了。大約總要等到新歲才出去了罷。在我們這地方上。誰也不能及得上老兄的學問。委實傑出得很。我們今天和老兄同席飲酒。也覺得異常

榮幸啊。唐英聽了。不免謙遜了一番。他心中却打量道。這個湯子仁。從前我沒有到外國去的時候。有一次。我穿着一件時新的衣服。和朋友們在酒館子裏飲酒。他也在這個酒館子裏飲酒。見了我身上穿着的衣服。他靠着酒意。說我不配穿這件衣服。他的用意。無非因為我的家道貧寒。所以連衣服也不能穿得時新些。幸而我仗着自己刻苦用功。居然得到攷取官費。到英國去留學。今天他對於我這樣的起敬。總算出得這口氣了。他拿今昔的情形來兩下比較。心中不覺暗暗好笑。但那湯子仁也許早已忘却此事了。論到湯子仁談話的態度。他自問是個有名的人物。所以格外裝出些從容練達的神氣來。這當兒席上猜拳行令。鬧得不亦樂乎。似乎因為和唐英分別得長久了。今天特地要顯出些吃酒的本領來給他看看。或者也是表示他們的一種進步呢。這晚唐英被他們鬧得够了。況且難在衆醉之間。愈覺得不自在。後來便託詞別事先走。臨走的當兒。他們都站起來很恭敬的送他出去。唐英

一一道謝了一聲。反身便走。掉過頭來望時。只見他們的狀態都醉得不堪了。他在途中默忖道。今天這種情形。委實是社會的一幅背景呢。他雖然吃了幾杯酒。但一些沒有醉意。和平時一樣的清醒。

這晚。唐英從酒館裏回到家。他母親和他夫人都守着。他便問他道。今天那幾位給你接風的人。大概對於你非常殷勤的麼。但是看你的神色。却一些沒有酒意。難道你當着歡宴。竟不和他們暢飲麼。雖然這麼說。少喝酒。究竟於身體非常有益的。唐英道。今天不是我不肯和他們盡興。要知道他們這般款待我。委實因為我到外國去

了一次。他們都看在这个情分上。和我唐英的本身一些也沒有關係的。況且我在席上。感觸到以前的事。我的酒腸格外不能夠盡量了。世界上的人。只有家庭是有真感情的。至於那社會原不過假來假去。大家蒙着假面具彼此混一下子。那裏有真價值呢。以我看來。那社會的趨向。無非望着熱的去處使手段。現在他們都認作我是一個潤人。其實他們的眼光却看差了。我想與其和他們厮混。倒不如閉着家門。看小孩子的頑皮態度。要覺得有味些呢。……」

(完)





女僕白若蒂

(Bonne Perrette)

法國柏生 (René Bazin) 著

高達觀

女僕白若蒂，爲人爽直，枯瘦得同鐵釘差不多。伊戴着管形雙翅的帽子，同那樂而地方鄉下婦人們裝束一樣。伊那凸凹的面，尖峭的鼻，和多毛的嘴唇，並不能因伊那樣裝束發生美觀，但這不關緊要！在我們看去，女僕白若蒂總是可愛的。我們看不出伊的醜陋，因爲伊愛我們。我們不過覺得伊老了，我們又常時以爲伊仍是那樣，因爲意想中的女僕白若蒂，是不會改變的。我追想到以前，似乎看見伊仍是那樣的年齡，即不然，也是那樣的灰頭髮，黑眼睛，眼角微有縐紋，伊的眼神，總是注意在我們身上，並且，我以爲伊的眼神不會注意到別的東西上去。

我們都是由伊撫養成人的。我們感伊前恩，同伊稱呼都

很親切。關於檢點衣櫥，在椅上折疊小兒的衣服，以及監視小兒們「捉迷藏」遊戲，沒有人能比伊更好了。伊極愛潔淨。嘯！一點污點，且令伊憎惡，尤惡是在我們身上的污點。我現在還彷彿聽見伊那時的嘆息之聲，這種嘆聲，是因我們在草地上玩，偶然滑倒一交，回來時膝蓋上便沾染着綠色的污跡。

——白若蒂，我們對伊說，任你責罵，不要對人說！

夜深，我們睡覺之後，白若蒂拿些擦污跡的油，擦衣服，擦後放在火旁邊，看守我們的衣服，就同看守我們那樣的小心。要是我們病了，伊直是通宵不眠，一點也不打瞌睡，輕輕地拿被單蓋在我們的臂膀上，聽一聽我們的呼

吸，掛念着我們的痛苦。我還記得，當我發燒熱的時候，

——我醒了問伊：

——白若蒂，有水喝麼？我渴了。

伊，老僕女，站起來，去拿一杯四季花煎成的藥水。我們一口嚐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滋味。伊看見我們喫過藥後，面上似現出一些輕微的笑容，眼皮被睡魔所纏，半睜半閉，頭倚在枕上，我們對伊說：

——這很好。我已睡着了。

白若蒂因愛護心切，自以為這事只是伊一人的特權。很有幾次伊不許別人來愛護我們，也不許別人知道我們的事比伊所知道的更清楚。家裏的人們也常時隨伊去，不作計較，這樣一來，遂養成伊一種特權的定律了。母親說：

——白若蒂，你替小兒們穿上一件藍衣服。

——不，太太！我一定不替他們穿。那件衣服太暖了，我小兒們要傷風的。

——你好好的聽話呀，白若蒂，你快替他們穿上！

——不，太太，我寧可以不幹。

——你走罷！

白若蒂收拾伊的行李。哦！那隻可憐的羊皮衣箱，收拾起來並非難事！最後，伊對我們身邊看了一眼，眼淚滿眶，遂不走了。母親已恕過伊，我們穿着藍衣服出去……

伊出嫁了。這天，我們都長成大人，忽聽這件新聞，使我驚奇：「白若蒂出嫁！」伊的丈夫，並不見得好。當我引着白若蒂到教堂去行婚禮時，我看見他：一位老頭子，看來好像畫屏上畫的中國的和尙，他的兩眼很小，額骨突出鬍鬚蒼白。我想他之娶伊，定是因金錢的關係，而白若蒂之嫁他，定是因孤棲無伴的痛苦，因為我們早已撇開伊了。伊們住在鄉下一所很矮小的屋裏，屋之四面皆是花園，屋頂滿是瓦松。那地方距城不遠。那老頭兒並沒有產業在那地方。但他的身體還好，只要筋骨不痛，總纏着好天氣，或鋤或耘。他的婦人，自然比他更強健，常時紮花把，這

花把要算是鄉裏的大生意了。人在城不常看見他們倆。但是，白若蒂也會進城來，伊到城來時，總遇不着我，我這時已到巴黎，在學校裏讀書。

伊那時毫不忘記。伊知道不論大學生或小學生，在「復活節」(Easter)時都該有幾天假，我也該回家，因此每年「復活節」的禮拜一日，清早有一人從門前過，送進一大把鮮花來。第一次，就被我猜着了。我猜到這些香草奇花都是白若蒂所愛的，這都是伊從花園裏萬紫千紅中挑選出來的。要是樹上有兩三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伊必盡量的將這兩三朵花摘下來送給我。我呢，我去向伊道謝。

這樣每年一次的拜會，白若蒂是很盼望的。伊很歡喜。伊必要將這個拜會，向鄰人宣說。怪事！當我去拜會伊時，伊只有一極短時間的欣慰，這就是同伊初見面，伊看作是往日的孩子到伊面前來的時候。以後，伊就煩悶起來了，伊不滿意於屋裏的佈置，覺得風吹樹葉在屋旁繚繞

有些討厭；伊不滿意於窗上的潮濕，覺得拭洗之後，經過很久的時候，還不見乾，不滿意於鋪桌上的台布不潔白，不滿意於伊依照老法子所煮的菽米粥，不滿意冷，不滿意熱。時光空空過去，伊又依伊的意思對我說：

——這裏不大好，是不是你在我家裏住不慣嗎？這是一個窮人家！

人們到老女僕家裏去，誰還關心這些事呢？我總是一再的對伊說：

——我們且談一談往事罷，不要去管你的什麼台布，鄰家，且對我說說我在小兒時的故事；對我說說我那很小的時候，母親還在青年的時候，你還不會老的時候。哦，白若蒂，你記得吧！

不然，伊似乎不記得已往的事，仍是貢獻伊那不相干的忠款。及至同伊信步沿那鋪着黃沙的灣灣曲曲的走道，道傍栽着許多葡萄樹及好看的落陽花，伊仍只注意那烏雲上升，地上顛狂的花草，定要減却了許多美觀。自

然了，在女僕白若蒂看來，我仍是一個小孩，人對於小孩，只知去愛護他，決不同他談天的。

那一天，「復活節」的禮拜三，我從巴黎回來，問：

——花把已送到我屋裏來了不會？

——不會，先生。

——昨天，沒有人送一把花來給我？

——不會，先生。

——那末，這是白若蒂病了。

我跑到伊家裏去。我看見伊睡在床上，燒熱發得很利害，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憂愁得很。

——我家裏弄得雜亂無章，伊低低的對我說：你不要見怪。我此刻不能來料理家事。自從八天以來，這都是我的丈夫料理……

伊話停了一刻，勉強笑笑說：

——佻來先生，你是來討花把麼？花把已整好……

——怎麼！白若蒂，你病到這樣了！

——我病得利害，不能出門，你知道的；但是我叫人將花拿來，並且我正等着有機會好送……花把在那裏，椅子底下。

不錯，在椅子底下，花莖還在水裏養着，這一大把白頭翁和落陽花因乍移到這屋裏來，似乎目光閃爍，有驚惶無措之色。

——我自己帶回去罷，我對白若蒂說：你瞧，我先時正猜疑你不來呢。

伊談的話不過仍同平常一樣。但伊時時刻刻不間斷的看着我，從伊的眼睛裏，現出一種深意，這種意思在伊已蓄有二十餘年之久，此刻纔說出：「我愛你；我將你撫養成人，你也可以算是我的小孩。」

說罷，伊似乎很舒暢。

但是我看伊還有一種意思發生，不久又咽住了。白若蒂覺得很煩悶，眼眶紅得更利害，嘴唇白得更很。我因想去替伊解解心事，對伊說了伊以前的許多故事。

——僕來先生，請聽，伊鄭鄭重重地說，我有一件事要
求你。你許我……

——白若蒂，你盡量的說罷。

——我從你家裏拿來的幾件東西，要是我死後，不願意將伊留在此地，假使我有個不幸的話，你該懂得了。那些東西是太太答應後，我纔拿來的，我很愛伊的。你將那些東西和花把一齊拿去罷，將伊保存好了。要是我將來病好時，我再去拿回來。

——但是白若蒂，你病是可以望好的！

——那可說不定……你看看，在衣櫥裏……

那些是甚麼東西，伊如此的寶貴牠？我記得在伊家裏不曾看見過寶貴的東西。我將衣櫥的兩扇門拉開，衣櫥是櫻桃木做的，在屋裏發光。櫥裏有的是白色汗衫，小壺，馬鞭草的把子，剪刀……

——我找不着，我對伊說。

伊掙扎着回過身來，又說：

——衣服後首，那柳籬小箱子裏……鑰匙在被毯底下，靠近那蘋果的旁邊。

我將小箱子拿起，又從那大蘋果旁邊拿了鑰匙，這蘋果自去年秋天就收留在那裏，皮都打起皺來，皺得同女僕白若蒂皮肉差不多。後來我坐在房裏邊，將小箱子放在膝上，打開。

雖然白若蒂病得利害，我先猶忍不住要笑起來。多麼好寶貝！在那藍布襯裏子的小箱子的裏面，放着三件東西：四個小兒在一齊的一張像片，一條很窄的皮領，是兒子毛，藍絲的鈕扣，和一個紙做的小羊，缺了一隻腿。

——你找着了嗎？一種細弱的聲音在窗戶旁邊這樣問。

我不能笑了。我知道伊收存這些東西，是留作一種無價的記念；這跛足可憐的小羊，是伊留作當年的證物；這條皮領是伊的小孩往日戴過的，在這位老女僕眼中看去，要算是一件遺物。

我站起來，將小箱放在白若蒂的床上。伊欠起來一點，拿那條小皮領，很感動的說：

—— 倍來先生，這是你往日戴過的，那時你纔兩歲。伊

又注視那隻小羊，又說：

—— 你將伊折去一只腿之後，你就將伊送給我了。我老是將伊收存着。

伊將嘴唇貼近那張黃色的像片上，同伊接吻。

—— 我很不情願拋棄了牠們，伊又說。但非如此不可。

伊立刻心靜神歛，目光如炬，我見伊這樣的神情要算是伊生平的第一次了。伊面上湧現出那種隱秘的愛情，十分的美麗，我站在面前很感動，對於這將死的老女僕，竭誠的尊敬。

—— 倍來先生，伊高聲說，我從沒有像在你家裏那樣的快活。倍來先生，像我這樣可憐的婦女們，不應該出嫁，因為伊們的幸福就在伊們的小孩身上……

伊話說完了，舉起伊的那一隻雪白的手，這手以前替

我們做了許多事，又說：

—— 即使我死後我也忘不了你的。

……

我走了，膀上挽着一個三隻腿的小羊小羊，的半身被花遮住了，那條白兔皮領的一端，從口袋露出。路上的人們看見應該發笑，我呢，我哭了。

這就是女僕白若蒂的最後一個個花把了。（完）

著者，係千八百五十三年生於昂愛而（Angers）。他以編新聞，做小說，和寫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的旅行，知名於當時。他曾在辯論報，通信社，幫過忙的。他是一位精細的，柔情的作家，天生一種敏銳的情感。他將先時的風俗和習慣盡量的披露出來，又描寫鄉民的生活，又用詩家的情詞來解釋世上人們的愛情的結合。他的著作大多被學院所選錄，且略舉幾種如下：一點墨（Uneache d'encre）係一八八八年出版；今日的意大利人（Ses Italiens d'aujourd'hui 1884）；西班牙的土地（Terre d'Espagne 1895）；女僕白若蒂的故事（Contes de Bonne Perrette 1898）。他於一九零三年被舉入法國大學院。

可怕的猩紅熱

現在天氣漸熱了！
可怕的猩紅熱病又要出現了！
好危險呀！
快想法預防呀！
快要懂得醫治的方法呀！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可怕的猩紅熱』一書，是一本通俗醫書，
即要稍識文字的人，就能看懂。當夏天容易發生時疫的時候，人人不可不預備這本書。

定價每冊 一角五分

霍亂預防法

霍亂侵害人類的時間又到了！
最利害的霍亂病已漸漸發見了！
要預防霍亂，
先要明白發生霍亂的原因。
本館出版『霍亂預防法』一書
對於霍亂的原理，預防及治療方法，說得極為詳備。
可怕的暑熱時期中不可不研究一下啊！

定價每冊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夏季必備 · 通俗醫書

飲食防毒法	一角五分	傳染病	—	角
家庭防病救險法	一角五分	微生物	—	角
實用救急法	三角五分	寄生蟲病	—	角



故事詩

聽琴

胡寄塵

(一)

這裏是臨水的鄉村，
 這時是殘暑的黃昏；
 這邊是誰家院落，
 深深的掩着重門。
 高牆攔不住，
 從柳陰中送出叮咚的琴聲。
 琴聲剛止了，
 又聽得歌聲清脆，好像是出谷的雛鶯。
 唉！牆裏的琴聲，醉殺了牆外人！

(二)

這裏是臨水的鄉村，
 這時是殘暑的黃昏；
 仍舊是這家院落，
 仍舊是柳陰擁護着高牆，
 依然又有琴聲。
 聽琴的人依然來了，
 唉！牆裏的琴聲，喜殺了牆外人！

(三)

(四)

暑氣漸漸的退了，

風露慢慢的淒緊。

光陰一天天的過去，

牆裏頭一天天的彈着琴，

牆外面一天天的有人來聽。

唉！一個耐性的聽琴人！

(五)

秋天漸漸的過完了，

風露格外的淒緊。

牆外的楊柳，

已慢慢兒的禿了頂。

光陰一天天的過去，

那聽琴的人兒，沒有一天不來聽。

但是，一天，兩天……聽不到甚麼；

然而那聽琴的人兒，沒有一天不來聽。

(六)

霜嚴寒氣重，

已是冬天的光景。

這寂寞的清夜裏，

那聽琴的人兒又來聽。

聽不到琴聲，

却聽見兩個女孩子的聲音，在那裏談論，

一個說：「我家小姐彈得好琴！」

一個說：「自從他嫁了，我們四個月沒聽見這樣好的琴聲！」

唉！可憐的聽琴人！

(完)

筆 記 小 說

能博見 聞增知 識而為 消閒妙 品雅俗 共賞者 其惟筆 記小說 乎本館 印行各 種定價 極廉茲 將名目 列下以 供採購

庸庵筆記	本足夜雨秋燈錄	池北偶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虞初支志	虞初續志	虞初新志	履園叢話	兩般秋雨盦隨筆	廣陽雜記	廣智囊	清稗類鈔	同上	東坡逸事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甲編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八册	一册	一册
二角	四角	五角	二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三角	六角	四角	二角	五角	十四元	二角	三角

嘯亭雜錄	然犀錄	上海閒話	武俠叢談	歐美小說叢談	石頭記索隱	小說叢考	精刊觚賸	閱微草堂筆記	遺愁集	茶餘客話	聽雨軒筆記	夜談隨錄	淞濱瑣記
一册	三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六册	一册	八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四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五角	五角	八角	四角	六角	一元	二角	二角	三角	三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阿菊的死

卓 呆

某醫院裏的院主夫人。朝晨就放着伊那破喉嚨叫道。阿菊怎麼樣了。爲什麼今天不見伊啊。那院主陶伯調。正在那裏洗臉。便順口答道。當真麼。他頓時一副不安的臉色。眼睛宛如看什麼可怖之物一般。對夫人觀看。夫人睜大着眼睛。很疑惑的對丈夫臉上凝視着。說道。一定是你做了什麼玩意兒了。我看是的。院主答道。豈有此理。我那裏有什麼事。夫人又說。沒有自然很好。不過你是向來有那靠不住的脾氣的。那裏可以有一刻兒疏忽呢。夫人心裏的疑念。真很不容易消釋。

當真院主並非實在沒有那靠不住的脾氣。他那三十歲左右精力旺盛的身體。時時由本能的刺戟。便避着那嘴裏很凶的夫人之眼。往往在那裏或是握看護婦之手。或

是拉婢女的衣角的。偶然被夫人看破。便弄到哭哭啼啼。吵吵鬧鬧。後來將對手的女人。趕了出去。方始了事。

你道這位院主家庭間怎麼會時時有波瀾呢。也有不得已的事情在內。因爲夫人的叔父。是一個暴富的財主。院主却也很叨他的光。因此夫人的氣焰。竟非常厲害。院主也只得拜倒石榴裙下。現在差不多要將這位院主用繩縛着。在夫人旁邊牽來牽去了。所以院主要想涉足花叢。也無法避夫人的監視。自然只得冒着危險。在婢女們裏頭去下手了。他的朋友們。也都替他表同情的。

夫人屢次嘗了這又酸又苦的經驗。自然永遠戒嚴。現在婢女忽然不見。無怪嫌疑要到主人身上了。但是院主力辨毫無關係。阿菊年已十八。是個矮小的女子。粗看不過

像十五六歲。發育不佳。臉色很黑。說話既少。動作又遲。竟是個低能的人。院主無論怎樣好奇。決不會向這阿菊下手罷。附近的人都以為如此。

種種的搜索。阿菊躲在那裏。全然不能明白。到這時候。夫人更憤。便責他丈夫道。你到底把伊藏在那裏的。快些說出來。你若再要瞞我。我就回去告訴我叔父了。院主說。我什麼也不知道。只好再細細兒的尋啊。院主臉上雖很為難。却沒有夫人那麼慌張。

三四日後。報上說。有一七八歲的屍女。在某河中浮起來了。因為無人認得。便由官廳將伊埋葬了。夫人一見報。驚道。這定是阿菊。為什麼會死呢。阿福。快去看來。車夫阿

福趕去。看了警局中保存的死者衣物。確是阿菊啊。并且意外的發見阿菊腹中。有三個月的孕了。

伊為何要死。雖霎時間成一個疑問。但這麼一來就明白了。夫人對院主怒目而視。說道。你還說沒有關係。此刻賴得掉麼。院主道。我什麼也不曉得。夫人道。還說不曉得麼。阿菊腹中有孕。不是你趕的麼。院主說。豈有此理。我那裏會知道此事呢。

阿菊死屍未出現時。很倉皇的院主。此刻忽然很鎮靜。一味的否認夫人的追究了。於是菊阿的死。和引導伊死的成胎之主。永遠的成一個疑問留着。

小常識

舊鞋底用利法

塵夢

尋常所著之皮底鞋。等到鞋子穿破了時。住往底之四周也損壞了。但是底之中間還沒損壞。可以拿來改作小孩鞋底。非常便利。



妖髯縵首記



英國 巴文 原著

閩縣 林紆 同譯
吳縣 毛文鍾

第二十八章

法皇卻而司第八。于十一月十七日。入老倫司城。雖前允止羅拉毛之言。至是已盡忘矣。所持之長槊。不倚之肩。則按諸馬背。以示威。城人爭出迎駕。是日雨盛。人馬咸不自寧。但有一法官。叩首操法語。致歸誠之意。法皇搖首。似不解。此時法皇馬之左。挾二主教。並轡入城。騎士百人。擊鼓吹角以進。道旁之人。見法皇病足。且兵隊多雜種人。於是城人。頗加蔑視。法皇行次。衆皆歡呼。法皇亦學操意大利語慰勉之。匆匆入教堂爲禮。禮成。衆迎法皇。處擺羅之宮。法兵則分處民家。是夕大置酒宴法皇。愛白雷在月台。望迎鑾之騎。見其夫克雷多泛。亦雜羣中。女心憶及當日

佳節時。曾面擺羅。今擺羅遜荒。而其夫囚拘之人。轉形得意。事勢顛倒。固有不能測度者。此時克雷多泛。見其妻高望。卽停舟仰盼其容。正欲有言。女見止羅拉毛。已步隨其夫之後。女向下言曰。此卽止羅拉毛上座乎。今日迎鑾。上座亦在其中否。克雷多泛曰。否。上座未出。卽其門人。亦無一人至者。此亦足見其高人之處。女曰。上座願力甚大。今日敵師入都。卽上座啓之。何名爲高。克雷多泛思今日之事。已實與之。卽曰。弔民伐罪之師。其功亦不專歸上座。然而上座道中人也。不應與人事。與人事者。應歸我輩。女曰。然則爾自居爲止羅拉毛黨人耶。克雷多泛曰。吾中立無黨。汝試思止羅拉毛所行安適。女遙見止羅拉毛。已向康

德之家。卽曰。吾聞康德病甚。此時克雷多泛。下馬入門。言曰。吾甚願吾家人。不如康德之羸憊。女仍在月台中。望見止羅拉毛。已入康德之家。此時康德果彌留矣。方其盛時。趨者如鶩。及此門庭冷落。寂無一人。然康德于垂死時。懺除淨盡。一切書畫古物。及珠玉之類。蕩析無餘。但有一榻一几而已。是日聞法軍鼓笛之聲。知敵師已入。卽大哭。疆土屬之他人。下午四句鐘。懺懺欲逝。卽延上座至其榻前。止羅拉毛至時。言曰。孺子今日如何。康德曰。吾去天堂略近。爾姑在此少候。止羅拉毛以小凳近榻而坐。引其欲僵之手。悲梗無言。而康德家事。於前一日。亦已部署遺囑。以空門之禮葬之。康德曰。上座記之。吾入殮時。當以道服。壙中用石灰。腰間繫以草繩。上座曰。百事屬我。爾今已到陽界之盡頭矣。爾足觸黑暗之水。爾眼接黑暗之物。萬無驚怖。上帝有恩。自能度爾上升。康德模糊答曰。道服甚佳。吾身已入道矣。此時雨止。但聞法軍喧逐之聲。而雨後斜陽已明。簷際。康德呻吟誦祝禱之文。數句而終。止羅拉毛爲

之禱告後。謂安追司曰。汝將如何。安追司曰。吾無他求。上座既賜吾居。停以道服。亦願以道服賜我。吾已決計出家矣。

第二十九章

法皇駐驛老倫司久。雖畏止羅拉毛之先知。然其待老倫司條例甚苛。經議長熟商。條約始定。約二年後。三降城可以贖歸。未贖以前。則歸法皇保護。靡煞若取消革命。則仍許屬之老倫司。赦擺羅兄弟不殺。唯勿許其再至老倫司。此外法國。若與耐白司開仗而勝者。不待贖期至。卽還三城。唯須納金鎊十二萬。約定後。老倫司人民。爭盼法皇歸國。而法皇竟留戀不行。雖父老苦于供億。請行。而法皇不可。每日檢點擺羅宮中剩物。逐物皆加寶貴。一一拾取而去。且法皇尤悅擺羅宮中之首飾。蓋藏首飾之室極堅僻。人民清宮時。未及焚毀。竟爲法皇所有。一日湯美爾爵士夫人白利沙。忽向法皇。取首飾庫之鑰匙。法皇無意授之而去。是日適微病。偃臥未起。尙有二大將。對坐而弈。伯納

宋內主教。則坐而作書。少須白利沙入。法皇一見大悅。甚稱其美。蓋夫人已飽取擺羅庫中首飾。加諸其髻且滿。娉婷至法皇之前。言曰。彼間尙有奇巧之首飾。陛下胡不臨觀。法皇曰。最美之首飾。已接吾目。餘珍不足觀也。白利沙曰。陛下幸勿疑我。爲盜取而來。特戴此以娛陛下之目。法皇曰。首飾至貴。吾必盡數挈歸法京。白利沙曰。此權自屬陛下。須知吾所得者。在庫中特百分之一耳。法皇曰。汝意欲吾賜爾以所戴之物耶。然吾欲保留是物。不能遽行賜爾。此時考明司大臣入。言曰。臣意陛下不宜貪取擺羅之贖物。宜一一留還老倫司。法皇未答。一侍者進言。止羅拉毛求見。而諸將不聽入。法皇曰。何爲不聽之入。考明司曰。此等人防止羅拉毛。諫阻載寶而行。法皇曰。此人爲先知。趣令之入。白利沙方有所求。適止羅拉毛至。則盛怒其中。梗已事。已而止羅拉毛。初不爲禮。法皇立起迎迓。止羅拉毛四顧室中之人後。亢聲言曰。陛下何久濡滯于此。法皇羞赧不能答。而白利沙已怒形于色。止羅拉毛曰。此非陛

下之土宇也。曾否憶及靡煞之言。前此已加忠告。今日再進讜言。願陛下聽上帝奴隸之言。法皇曰。吾必嘉納。止羅拉毛曰。然則宜趣備法駕。勿再逗留。果長駐是間。不惟蹂躪此間人民。卽陛下前途。亦恐無利。法皇拭汗言曰。吾決行不滯。止羅拉毛曰。願陛下平安而行。得上帝加爾之福。言後將行。白利沙立遮其門。止羅拉毛曰。汝于未行之前。可將偷取人家之物。一一留還邦人。苟不如是。則將來身入地獄時。留此適以自累。白利沙曰。汝爲何人。安得無禮至此。止羅拉毛曰。我止羅拉毛也。法皇止白利沙勿言。白利沙亦慚悚而退。止羅拉毛行時。法國將領。人人切齒。然心畏其先知。乃不敢無禮。止羅拉毛出時。過康德喪居。忽易嚴冷之容爲悲惻。旣入教堂。見新來之教徒。方以轆轤汲井。視之。則安追司也。問曰。吾師面法皇。所議已獲當乎。止羅拉毛曰。吾已趣之行。彼亦允我。安追司心愈傾服。蓋止羅拉毛所前言者。乃一一皆驗。止羅拉毛曰。吾兒聽之。吾昨夕夢見康德。已升輿登天。前此安追司。聞止羅拉毛。

言康德悔過晚。已靳其升遐之路。今聞是言。喜乃不翅。言曰。吾居停爲人慈愛。宜其有此。止羅拉毛亦至傷感。言曰。爾在此如何。于心安否。安追司曰。吾信道篤。烏能不安。止羅拉毛曰。汝舊染之污。或未淨盡乎。安追司曰。吾觀美術諸事。都不動心。一如上座之沈寂。日中舍禱告外。無悅心稱意之事。前此有所愛之女子。長日懸懸于心。昨日遇之道中。其冷澀直同頑石。止羅拉毛曰。吾兒以道勝慾矣。安追司樂極。仍汲井泉。而止羅拉毛。已徐徐入諸道室。止羅拉毛見安追司本文雅中人。今乃居寂滅之鄉。心殊悅其嚮道之篤。既入以後。然尙悲國家之敗。不幸言中。而中心甚形杌隉。又慮天使舍己而去。所夢或不殊實。唯傲兀之性。尙能堅忍。以爲必成其事。

第三十章

九阿巴尼主教。既逃出老倫司。至伯倫布魯沙。一日微服帶劍而出。蓋匿迹一古剎間。斐烏拉兄妹。亦在是間。居幾里伯爵邸中。逐日必自邸中至古剎。與主教傾談。是日在

道室聚首。室小而陰沈。有大理石小祭壇。其上然小紅燈。女謂主教曰。近聞人言。老倫司中人民。咸視止羅拉毛。意旨以行事。主教曰。止羅拉毛。焉能持久。其兇狡特一刹那間耳。女四顧道室中。言曰。止羅拉毛。嚴斥人間事。其理得无近乎。主教曰。此妖髡汝謂爲聖哲耶。天下唯能喫苦者。卽爲佳事耶。譬如窮愁嵬齷之人。羣居終日。不審學問爲何物。此卽爲帝心所簡在乎。此等思力。在洪荒時或有之。今哲學及美術昌明之世。何尙有此懵懵者。女曰。吾亦知其不然。唯念人生過于適意。卽屬造孽。主教笑曰。天下唯知愛情。及留戀美色。爲人生最滿意之事。且此等事。由人之呼吸。須臾莫離。此樂爲生人應享者。何爲斥之。女曰。主教所言。古哲亦曾言此。因指室中十字架言曰。據聖人所言。又似不以縱情爲是。主教之心。本欲圖取教皇位號。亦非崇聖附道之人。因亂以他語曰。此等腐儒之思。可自排遣。幸勿櫻心可也。爾但不出辣手以陷人。則上帝亦不加罪誅於爾身。女曰。君不以此止羅拉毛爲然耶。主教曰。此髡

自戕其身。殆有狂易之病。儲其腦中。彼腦病以爲神與天通。其視人間學術。有同蟻中蝙蝠。一生不悅陽光。女曰。然則爾果不直。止羅拉毛矣。主教曰。吾之斥彼。亦不爲無因。凡吾所悅之學術。彼皆牴牾。吾焉能與之同調。先君在日。整治此城。有同至寶。今屬此髡之手。抑抑直等愁城。二人既對坐。女曰。幾里會竊入老倫司中。探取止羅拉毛所建白者。國會已大加采取。凡有建樹。悉仰此髡號令。凡前此佳節。亦盡剷除。爲宗教中寂滅之舉動。前此佳節時。諸兒咸陳百戲。今茲則盡歌神妓之曲。人人手中。爭執小十字架。且前此然燦。及加面具。遊行市上。今則焚燬書畫。及古物而已。風景蕭寥可怖。嗟夫。止羅拉毛道力不少。竟能更革人心。真不可思議也。主教曰。止羅拉毛名譽益高。則蹉跌必益甚。此等詭異之動作。烏能持久。物固以有恆爲佳。似此妖髡。猶之愁雲慘霧。蔽虧陽光。迨麗日當空。則游氣淨矣。女曰。吾甚願去此新異之景况。還我舊日之風光。主教曰。斐烏拉如此舊日韶光。當于他處得之。不必戀戀此

舊都也。吾今亦不願鬱鬱居此。行將舍此而去。女曰。汝欲徑趣羅馬耶。主教曰。吾不願如吾劣兄。泥首于教皇足下。若我者。固別有所圖。女曰。惜爾無錢用也。主教聞言悚然。亦知赤貧無資。不能自主。然特有舊日之交誼。即曰。吾今欲赴巴黎。尤不願如吾兄之惰獘。不可振作。女太息曰。傷哉擺羅。主教曰。擺羅一生自誤。遂不能有復辟之望。汝試觀擺羅之在羅馬。日喪其名譽。吾意若與易地。則凌夷或不至此。女曰。爾非無用之人。主教曰。一旦果得兵權者。焉能長日嬉遊。以有用之光陰。付之虛擲。女曰。吾亦知君如是。唯爾之能力。主教曰。若以現在言之。吾斷不能居此寬閑寂寞之間。圖謀大事。女卽望祭壇之上。言曰。胡不舍此而去。於是出門。彼此親吻互抱久之。遂別。主教歸入教堂。女以白蹇。往就其兄。

第三十一章

一日。止羅拉毛。引無數人民過市。衣白衣。前揚大旗。上圖耶穌釘於十字架大衆。其後有小兒。亦衣白衣。執紅色十

字架。羣兒中有兩小兒。執耶穌誕生小象。一人則指耶穌受創之創口。其後均城中男女。咸衣素服。爭歌神絃之曲。言耶穌王此城矣。是日即爲止羅拉毛之佳節。此時止羅拉毛在老倫司。較羅蘭佐全盛時爲烈。雖舊黨之人。亦踴伏不動。尙有美術諸家。則爭出城他徙。留此均迷信之人。老倫司在羅馬中。力抵宗教。今則爲篤信宗教之區矣。衆既至國會之門。議員爭出承迎。且拓地爲焚書燬寶之用。止羅拉毛既登講台。觀焚燬書畫寶物。衆中克雷多泛。及其妻愛白雷亦列觀。愛白雷爲第一次見止羅拉毛。其狀雖憔悴如前。然眼稜中森森。愈形其握權而據勢。女見狀亦頗有感觸。亦不敢思及繁麗之景。防爲上帝所弗許。且見衆人咸迷信宗教。自思古所謂天國者。狀即如此。若擺羅時代。直地獄之變相耳。又思悔過之心早萌。或不至淪入鬼道。少須見書畫諸物。擁積如邱。火光熾。羣小兒引手環火而立。即在火次。作跳舞狀。口中仍歌神絃之曲。小兒之外。則均教徒。亦在火次跳舞。女在教徒中。已見安迫

司。面色焦黃。手指亦不如前之白膩。女見狀。覺前此風流瀟灑之狀。已消歸無有。不禁爲之悚懾。時火光熊熊。而歌聲亦愈烈。女見其夫。尙鎮定如恆狀。克雷多泛見妻視己。即笑曰。汝試觀。尙有一名畫未焚。即當日康德懸之以榻之側者。吾思康德。甚愛此圖中之女。女見畫中。即密蘭中之美人。克雷多泛曰。吾意欲留此畫。畫即密蘭王利勿那度之筆。女曰。有人言王極詆耶穌。以爲巫術。克雷多泛曰。吾前此贈爾飛機之鳥。尙存於篋筒否。女久已毀棄之矣。遂不之答。而克雷多泛已解其意。即曰。利勿那度技藝精工。爲歐西第一。雖一面之交。然知之甚晰。女指跳舞之人言曰。汝謂此等人作用。均一無係屬耶。克雷多泛曰。此間果有大戰事。長日呼噓。似極喧阗。然數十年後。直一寂寞之古戰場而已。今茲跳舞之事。將毋類是。女不答。仍觀跳舞。亦欲躡身入場。呼耶穌之名。自表其懺悔之誠。此時大衆。人人欲狂。幾類天使立即下臨。彰瘴人間之善惡者。尤有女子。畏罪而暈。即教徒中。亦有懼罪。而喪失其顏色者。而愛白雷亦淚落如綆。舉手向天。請耶穌赦罪。(未完)



四個銅元

錢起八

三月某日，我們校裏放春假。吾把要帶回的衣服書籍，打了一個包裹，挾在手裏，慢慢地走到輪船碼頭上。

那時還不過十一點鐘光景，輪船要下午一點鐘才開。我覺得肚裏有些兒餓，就叫在碼頭上開小店的老婦人去喊了碗點心，把包裹放下來慢慢地吃。

那時室中除了我和老婦人以外，沒有別的人。我吃完了點心，就拿枝香煙出來，吸着解悶，後來趁輪船的客人漸漸地來了，熙熙攘攘，登時鬧熱起來，我都不去管他。

停了一歇，大約飯後半句鐘光景，那賣票的沈先生方始從外面很規矩地踱進來，就賬桌上一坐，老婦人同他寒暄了幾句，他拿出票子圖章等物，放在檯上。

那沈先生大約四十餘歲年紀，長得很肥大，臉上常現一

種無聊藐視的神氣，這是商人的特徵。

客人漸漸地到賬桌上去買票，我也摸出三角十文買了一張客艙票。

輪船將近要開了，忽地一個人挑了一個擔子氣喘吁吁地跑進來，歇了擔子，用袖口拭他額上的汗，眼光四面亂射。

他穿的是短衣服，束了一條腰帶，鞋襪都很破的。他黝黑色的臉上呈一種風霜憔悴之狀。

他跑進來便笑嘻嘻地問：「輪船開了沒有？」他的口音是湖廣人口音。

那老婦人回答道：「沒有開，時候却近了！你快些買票罷！」

他聽了便說：「票子多少錢一張？」

老婦人不高興地說：「客艙三角十，煙綑兩角四。」

「客艙三角十，煙綑兩角四。」他自言自語，「吾自然只好坐煙綑的。」

說着，從衣袋裏摸出一把銅元叮叮地數。

那老婦人又說：「兩角四，合銅元二百八十文。快些買罷！輪船快來了！」

他數完了銅元，忽然一怔，重數了一遍，面上現出驚駭的樣子，用手到衣袋裏去摸了一歇，猛可地說：「哎喲！只有二百四，還少四十，如何是好！」

他擡起了頭，用悵惘的目光看着老婦人說：「我身邊只有二百四十文，少四十文，可以買一張麼？」

老婦人慢慢地說：「二百四十，少四十，那是……」

他插口說：「沒有了，可以就此完了麼？」

說的時候，用力拍着衣袋，身上的灰塵，都飛揚起來。

老婦人搖着頭說：「我不管的，你同沈先生去商量。」說

時，用手指着沈先生。

那時沈先生正在那裏吸煙，一頭吸，一頭和旁人閒話。

他慢慢地走到賬桌邊，沈先生把煙筒一放，向他週身上下無聊地一看，淡然說：「可是買票還是客艙？還是煙綑？」

他低聲說：「煙綑——吾是只好坐煙綑的！」

說完，就把長久握在手裏的熱氣燻蒸的二十四個銅元交在桌上；沈先生把起來數，他兩只可憐的眼睛看着沈先生數。

沈先生數完了，把二十四個熱騰騰的銅元仍舊擺在檯上，把頭側着仰起，很無聊地說：「煙綑票二百八，你這裏只有二百四，還少四十，請補足了買！」

他聽了，繃縮眉頭，很可憐地說：「我沒有了，委實一文都沒有了，請先生原諒些，給我一張票罷！」

沈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說：「原諒些啊！都照你這樣，我

們賣票子的人不是要倒貼麼？原諒些……」

他再說：「請先生千萬原諒，給一張我罷！」

沈先生慍道：「票子儘有，你拿出二百八十錢，就給你一張，要是缺少半文，哼！只好對不起了！」

他聽了這幾句話，面容愁慘，眼淚已在眼角頭了。他看見沈先生不可通融，就舉起含淚的目光向老婦人和旁的客人輪船望轉來，又低頭看看自己手裏的銅元，再看看沈先生。輪船就要來了，票子還沒有買到，他惶急可憐的形狀，實令人不忍看。

在寂靜的空氣裏，老婦人說：「不然我就借四個銅元給你，不湊巧吾手頭沒有錢，真是愛莫能助了！你亦自己不好，出門出路，什麼連盤費都不帶的，不是祇好怪你自己麼？」

他們的交涉，吾在旁聽了好久了；吾本以為這沈先生總可以通融的，那知他堅持到底，一定不肯賣給他；看旁人亦沒有助他的樣子；我就立起身來，在身邊摸出四個銅元，擺在檯上，對沈先生說：「四個銅元有了！你給他一張

票罷！」

沈先生看看檯上的四個銅元，再拿傾斜的眼光對我望，用一種似乎病人垂死時候所發的枯澀聲音說：「噢！是了！」

說完，從票簿上撕了一張煙綳票，填註了月日字樣，望檯上一丟，說：「票子拿去！」

他如奉丹詔，瑟瑟縮縮地取了，很快活地看了一眼，對衣袋裏一塞，向我笑嘻嘻地點點頭，表示他的愉快和感激。

輪船來了，客人爭先恐後地上船，在船頭上遇見他，他向我笑嘻嘻地點點頭。

輪船到家了，客人紛紛上岸，我又在船頭上遇見他，他又向我笑嘻嘻地點點頭。

這樁事——一樁實事——已經過去半年多了，但是終沒有忘却，所以把他忠實地寫出來。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全書分訂
四十八冊

清稗類鈔

每部定價
洋十四元

有清一代
朝野軼事
會萃於斯
全書有一
萬三千餘
條三百餘
萬言得此
一書勝讀
筆記數百
部茶餘酒
後之消遣
品無有妙
於此者

分九十二類

時	宮	帝	朝	禮	考	獄	薦	箴	宗	稱	工	義	謙	才	容	師	經	方	音	胥	乞	物
令	苑	德	貢	制	試	訟	舉	規	教	謂	藝	俠	謹	止	辯	友	術	伎	樂	役	品	品
候	宅	恩	外	度	兵	吏	知	議	婚	風	孝	廉	明	情	會	文	迷	戲	奴	動	舟	車
氣	第	第	藩	支	刑	治	遇	諷	姻	俗	友	勇	俊	智	感	黨	術	外	伶	賤	物	飾
名	祠	宮	外	教	武	幕	諫	種	姓	農	敬	貞	豪	異	喪	性	察	實	博	娼	棍	礦
勝	廟	交	育	略	僚	諍	族	名	商	信	烈	侈	稟	祭	理	實	博	妓	驅	食	飲	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滑稽畫



跪

國賢女士

胡亞光
繪圖



一、阿甲是個著名滑稽大王。這天許多朋友到來。要和他賭一個彩。問他能說說一個字便引得他們笑。否。阿甲一口答應。說「易事易事。」明天在某處實行好麼。各人都說「使得」。



二、阿甲找着一個瞎子。許他兩塊洋錢。祇要聽他的口令。叫怎樣便怎樣。瞎子果然答應了。

三、阿甲牽着瞎子到那約定的所在。命他面向一條小河立着。許多朋友都到了。阿甲吩咐各人仔細聽着。驀地裏聽得他喝了一聲「跪」。那昂然直立的瞎子。便像一個倒栽葱般。乒的一聲滾下水去了。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小(115)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先生！

試過沙利文的冰淇淋麼？

吃過沙利文製的麵包麼？

我們是竭盡能力，以求出

品的精良的。我們不願賣

最廉的價錢；却只求貢

獻最好的出品。

在這炎熱的夏天，你們可來

一試我們久冷不化的冰淇淋

蘇打！

上海南京路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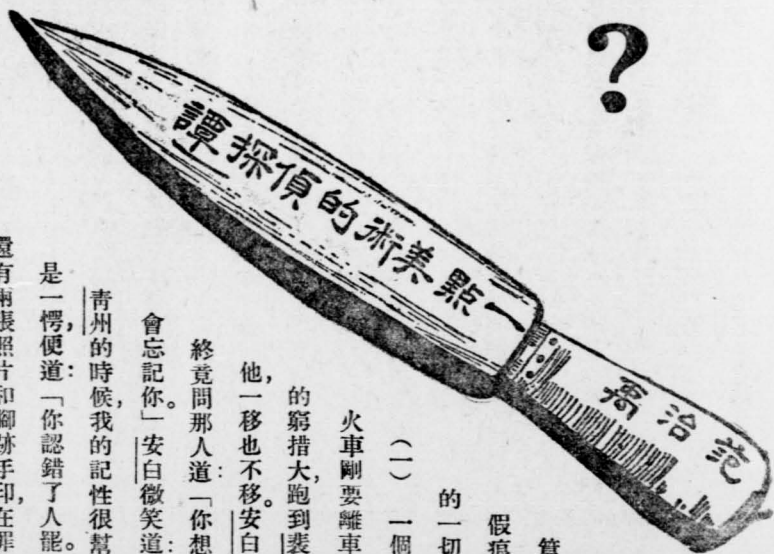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小(114)

?



謀殺人是很容易的，若想秘密着謀殺的事，不令旁人知道，卻是極難，謀殺是一件很有旨趣的美術，這種美術，不特要用心竅除滅留下的痕跡和導線，並且還要造出假痕跡和導線來。在這篇小說的前一半，我們要看一個惡人造許多謀殺的假痕跡和導線；後一半，我們就要看一位偵探家查出他的一切假行為來。

(一) 一個美術的謀殺

火車剛要離車站的時候，有一個粗大的漢子，分明是個坐三等車的窮措大，跑到裴安白先生旁邊坐下，一雙凶惡的眼睛，死命底釘着他，一移也不移。安白很討厭這個人，那一雙不動的眼光，令他很不自在，終竟問那人道：「你想是認識我罷？」那人答道：「果然，我認識你，我永不會忘記你。」安白微笑道：「你倒還有很好的記性咧。」那人道：「是的，我在青州的時候，我的記性很幫我的忙。我叫柏阿泰，你還記得我嗎？」安白聽了，就是一愣，便道：「你認錯了人罷。」那人道：「你確是裴少良，十二年前逃獄走的，還有兩張照片和腳跡手印，在罪犯調查錄上，你願意去看看麼？」安白呆呆的答道：

「我何以願意哪？」那人道：「是啊，你何嘗願意去哪？不過你總要拿幾個錢出來，纔免得了這一遭啊！」

安白向窗外默默底望了一下，轉頭對阿泰道：「你要多少呢？」阿泰道：「每年兩百塊錢不多罷。」停了半晌，阿

泰接着道：「裴先生，我已和你作了半年的鄰舍了。你是個明白人，兩百塊錢，爲數並不多。」安白急問道：「你出

來了嗎？」阿泰道：是的，當我辭了我的差，郭警官就雇我到獅嶺來，做他的照家的。我到的頭一天，就遇着你，不過

我避開了就是。」微咳了，又接着道：「這便是好記性的功用；卽如戴延年，我也記得他。」安白問道：「戴延年是誰呢？」

阿泰道：「現在他是獅嶺警察局裏的書記官。當你在青州的時候，他在那塊兒的守衛團裏面，後來他

左手的食指斷斷了，所以纔出來。他可是不認識你。」安白聽了，呆了一會，便問阿泰道：「誰是郭警官呢？我好

似認識他的。」阿泰道：「他曾在青州充過警官，畜了一羣好獵犬，代他破過許多案。你們犯法的老手，當然是知

名的。」安白道：「他仍畜着獵犬嗎？」阿泰道：「可是，他

常望鄰近出盜竊或謀殺的事，便能試試他們的身手，好罷，我們再談我們的條件，那兩百塊錢，你預備作幾起

付呢？」安白道：現在我還不能定決，待我思索一下。」阿泰道：「這樣罷，你可知道那一條通到郭警官屋前兩旁

有樹的路麼？路頭的鐵門，除了夜深，總是半掩着的，房子離火車站只半里路，六點半鐘，我可以到獅嶺，你在六點

三刻鐘的時候，到那路上來會我，何如？」安白點頭答應，阿泰忽又道：「今天我有事，最好改到明天六點三刻鐘

罷。裴先生定到咧。」安白連連底點頭，不過臉上漸漸底發出白色，眼珠都紅得放亮。

裴安白原先果然叫裴少良，他是一個極有材幹和智識的人。他曾做許多不法的事，被關在牢裏，後來越獄出來，

便覺悟了，棄卻不正當的行爲，跑到南洋羣島去，改名裴安白，用他的全力一心一意底經商，十年以後，便富裕起

來，於是回到中國，在廣東獅嶺地方，造了一間小房子住

下，心想在這塊兒，總可逍遙自在，逸樂餘年了。豈知又來了柏阿泰這個冤家，做了他的鄰舍，真是不幸啊！

安白遇見了阿泰，腦子裏就有千般的變化，覺得非除滅阿泰這人不可，所以一路間，全不以阿泰的條件爲意，只籌謀對付阿泰的方法。

在清遠地方下了車，他向一個僻靜的旅館走去，館主迎着他問道：「你來城裏住嗎？」安白道：「明早就回去，不過往後又還要來，請你將百科全書借給我用一下。」他答應去了。一瞬，便把書拿來。安白進了一間房，揭書翻到「獵部」，再翻到「血部」，繼又翻到「香部」。館主在旁瞧着，覺得很希奇，心想他一來，爲什麼便找這多子怪題目呢？又誰知他正在從這書中打主意，去除滅人類多出的的一個人哪！

傘和提囊放在房裏，安白走出旅館上街去，首先進了一家傘店，買了一支很粗的簾手杖，又買了一把很快的刀，約半寸寬，六寸長——內包有二寸半長的木柄，走進第二

家，刀店，買了一個和前柄一般無二的刀。兩柄合在一起，包好，便到廣貨鋪裏買一個口袋，一個六七寸長黑漆的木盒，一把三角銼子，一瓶膠，和一雙鐵鉗。又到藥鋪裏，買了一捲藥棉花，和一兩錢養。掌櫃的正包纏着物件，安白吞吞吐吐底問他道：「這裏沒有麝香賣罷？」那人答道：「沒有麝香粉，只有精水。」安白道：「精水也行，可是你必將瓶封嚴，不令走一點氣味。」那人慎重底答應了。

安白付了錢，便將買的木盒打開，用鉗將麝香瓶，夾進盒裏面，將盒關好，和鉗一併放在買的口袋裏面；顯見得他怕沾染一點麝香氣味。然後便向回路走去，忽然間又想出一個新意思，就轉身到一家買貓的店，瞧着裏面放着一籠豚鼠，便大聲問道：「你們這裏有死豚鼠麼？」裏面答道：「沒有死豚鼠，只有一個死老鼠，今早死的，要便拿去罷。」安白道了一聲多謝，放死鼠在袋裏，便大踏步底回旅館去。

用過了飯，他便出外辦他特來辦的事。晚上十點鐘，他纔

回到旅館裏來。在換衣之先，門上鎖之後，他取出那買的藤杖，將杖頭的銅箍取下，用鏢在杖頭鑽一孔，很大，用藥棉花塞滿，沿邊塗着膠，重置上銅箍，免得棉花脫落。

手杖安排妥當，他便注意到買的兩柄刀子上面去。先取過一柄刀，將柄上面的亮漆削去些須，平放在桌上，再就拖出那支死老鼠，給他割去頭，倒提起，使血滴在刀的兩面和柄上。這時外面的貓兒，忽喚喚底叫着，他便將刀放在一張紙上面，輕輕底打開窗，將鼠和他的頭，向貓叫的地方丟去，仍關上窗，洗過手，不需用的紙件，盡投入火爐裏，便整裝到華胥園裏去了。

次日早飯後，安白鎖上門，做他的秘密工夫：將那藤手杖，倒着捆在桌子脚上，用鉗子夾起瓶，將麝香水，細細底傾了一些在杖頭棉花裏，和塗了血那刀的柄上，棉花和木柄都收吸香水。便打開窗，見死老鼠已無蹤無影，又將裝麝香水的瓶丟往下面左邊桂花林裏去；再就將木盒的口沿邊糊上許多豬油，用鉗子將刀夾放在盒裏面，用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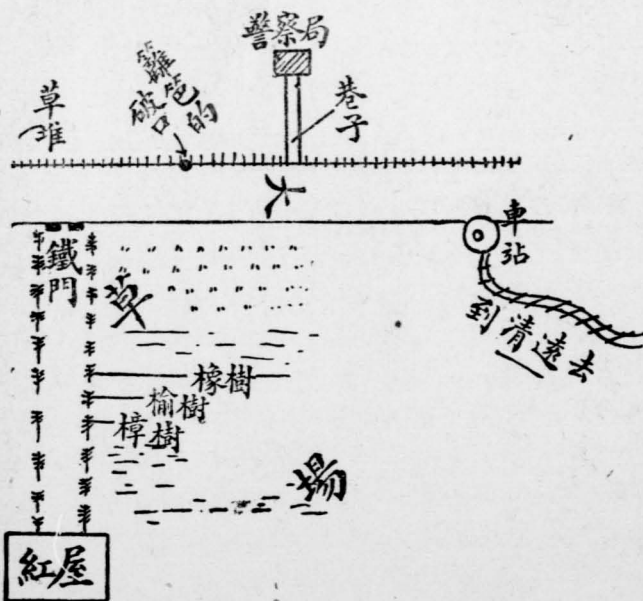
滅去鉗上的香氣，和盒兒一同放進袋裏，嗅了嗅外面，沒一些兒香氣，便解下手杖，正中拿着，不令杖頭落地，拿了其餘兩個一大一小的口袋，走出了旅館。

一會兒便到了車站了。在清早的時候，很易得尋一個頭等空着的車。安白待笛子鳴了兩響之後，纔進到空車裏去，手杖平放着，在坐位上。到了獅嶺，他將衣袋留在車的衣房裏，只帶着小口袋，平拿着手杖，出了火車。獅嶺是在車站的東邊，距離有半里路，安白的住宅，是在向西的路上，約一里路遠近；他的住宅和車站的正當中，便是郭警官的住宅。這間住宅，建設在一片大平草場的旁邊，前面有一條小路，通到大路上，這路有三百碼長，兩旁列着兩行古樹。

安白由小徑跑進那邊去，他那時目光最注意的，便是路兩旁的樹。他側身進的兩棵樹，一棵是榆樹，一棵是沒頂的大橡樹，橡樹分叉的地方，離地約七英尺，分成三枝，每枝都粗大無倫，最大的一枝，伸到路的當中，（這路是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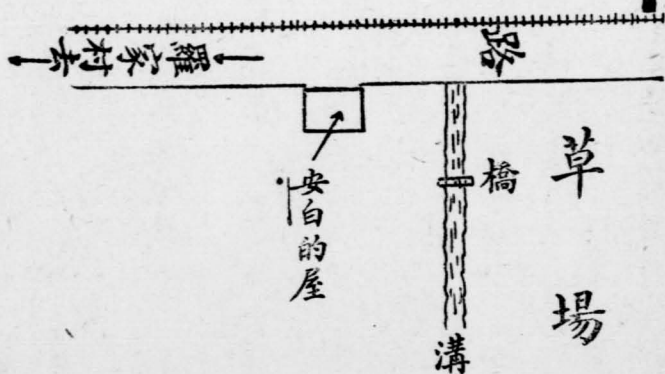
警官屋前沙子鋪着的路)向上凸成弓形。安白瞞了瞞這橡樹，露出不滿意的樣子。在榆樹的品排那邊，瞧着一棵極古的樟樹，那樹幹的上面，向外裂成號筒樣兒，頂頭

凹窩的四圍，長着許多細枝，那凹窩離地約六英尺。他就決意利用這樹。走向前，將手杖順底靠樹放着，取出木盒，打開，用鉗子夾出那塗了血的刀，一塊兒——鉗仍夾着刀



——放在凹窩裏眼光不能到的地方，將木盒丟往窩的頂深裏面，便拿起杖，凝神底想着。他慢慢底移步到榆樹和橡樹間，理了一理衣服，便拖着手杖，向草場裏走去，每走幾步，他總得將杖頭向地着勁按一下。超過了草場，便走過大路，進對面一條巷子裏去。巷的盡頭，便是獅嶺地方的警察局，到了局的門邊，他便依着杖，看門旁貼的告示。從半掩的門，他瞧着一個人，背着面在寫字，那人身子稍微一動的當兒，便知道那人的左手，缺了食指；那人一轉臉，纔登時明白起來，記得自己已在獅嶺和羅家村中間的路上，常常逢着這人的時候，總在下午三四點鐘之間，這人

出地方



過了一個小時，安白心裏便不安起來；未必戴延年不是天天到羅家村去嗎？若然，事情便有些兒不妥了。正想着，

就有一個人從他來的路上走來，遠遠底他認得是戴延年，心神便安慰許多，急忙用杖挑着猪皮囊，從孔裏拋到

不是戴延年，却是誰？他每天在三四點鐘的時候，必是往羅家村辦公事，七點多鐘纔得回來。安白認定了這位警察局的書記官，便拿出錶一看，正是三點一刻鐘，立時拿起杖，不令杖頭挨地，轉身出了巷子，上了往羅家村的大路，先時走得很慢，好似在計算什麼似的，一會兒便振作起來，向前急急地走去。不遠，他走進路旁籬笆的一個破口裏面去。他沿籬笆走着，從錢袋子裏拿出一個小豬皮囊，弄空裏面的物件，將杖頭的銅鑼和棉花取下，放進這小皮囊內，便慢些兒走。一會到了一塊高出的地方，可以瞭望遠處，他尋得一個孔邊坐下，那塊兒，他很容易得看見路上行走的人，人可是難得看見他。

外面路當中，仍然縮進杖，坐着等待那來的書記官。

皮袋兒太小，安白深恐不易惹人的眼，便折斷一枝很大的樹枝，丟在他的旁邊。戴延年走來了，果然用腳踢開那攪着路的樹枝，便瞧着了皮囊，揀起來，看了看裏面，就放進褲袋裏，接着向前走去。安白微微底笑，瞧着他轉了灣，站起身，連底呼阿彌陀佛。回頭看見了許多高大的草堆，即刻跑上前去，用樹枝將手杖推進一最大底草堆中心兒去，提着的口袋，也是照樣辦法，事訖，便到車站處取他的衣袋子。

回家之後，即將全身的衣服，一概脫下，包着放進緊身的箱內，拿出買的鍍養，到浴房裏，用水參合了，將全身上下着實洗了一回，不令留一點犯疑隙的氣味。飽餐了，便輪下休息，預備去會阿泰。

六點半鐘到了，黯然的燈光，照着安白潛伏在離車站不遠的一個幽暗地方。火車正抵着站，搭客蜂擁底下來，有一個黑影，背着衆人，向羅家村的路上去，鞋子在地上軋

着怪響。他認識是阿泰，便隨着他走。將近那紅色的屋——郭警官的屋——前那條小路頭的門邊，他急忙從側邊的草場，跑向小路上去。進了樹木蓋得極黑的路裏，首先便到樟樹邊，伸手探試，看放着的鉗子和刀，在不在裏面。摸着了鉗子，便朝路下邊走去，手按着衣袋裏面——和那柄放在樟樹上同樣——的刀。這時便聽着鐵門噦噦作響，隨着皮鞋的聲音，便軋軋底來了。

安白走了不遠，瞧着一個黑影，愈來愈近，便喚道：「來的是阿泰嗎？」說時，阿泰已走到安白面前，很歡喜的問道：「錢已帶來了罷？」安白笑着答道：「帶是帶來了，可是我們要把話講明白。你知道……」阿泰即阻着道：「如今不是講話的時候，警官和他的一個朋友，即刻就要到這邊來，你趕緊把錢給我，有話我們改日再談。」安白道：「很好，不過你可要懂得——」說着，忽地停住，兩眼死死底釘着前面黑洞洞的樹葉裏，阿泰很驚訝的問道：「你望什麼？」說着，便也轉頭望安白所望的地方。安白乘這

當兒，急抽出他的刀，向阿泰左背上，死命底刺去。阿泰狠
狠底叫了一聲，一轉身捉住安白；他是個孔武有力的人，
安白怎麼敵得他過。阿泰扼着他的氣管，他使用刀在他
背上亂刺，阿泰手無寸鐵，究竟敵不過刀，雖能將安白摔
在地上，但自己受傷太重，隨着倒在他上面死掉了。

安白息了一會，推開阿泰的屍身，氣喘喘底站起，急跑到
那樟樹邊，摸出鉗子，將夾着的刀取下，丟在離屍首幾尺
遠的一個地方，便又將鉗子塞進樹裏。這時路上首有婦
人呼阿泰的聲音。安白急躡足到那死屍邊，抽出那刺在
他背上的刀。婦人呼喚的聲音，越來越近，提着的燈，閃閃
着光，路頭的鐵門，忽然也響着很響，隨後便有馬蹄的聲
音。安白急了，將刀放進衣袋裏，四面觀察，知道自己處境
極危，倘想從草場逃向羅家村去，是萬萬不能，因為衣服
和手上，都染着血咧！

安白是何等靈敏，一候時便計上心來，想起那棵大橡樹，
即跑向前，爬上去，仔細兒不令手上的血染在樹枝上；那

橫過路的支幹，有三尺的對徑，他伏在上面，下面的人，一
些兒也不能察覺。喚阿泰的婦人來了，手裏提着燈，安白
正望着，後面又射來一注光，隨光線看去，瞧見兩個人，前
一個騎着馬，後一個乘着腳踏車，急急底行着。騎馬的人
見了那婦人，便問道：「唐媽，你出來作什麼？有什麼事發
生了嗎？」正說着，後面車上的燈光，已全射在地上屍身
上，三人同時驚呼着。騎馬的急急底下馬來，跑到屍邊，詫
異道：「阿泰的屍首啊！」唐媽和乘車的，也都上來了，那
車燈放出很大的光，照着了屍邊一大塊鮮血，和開處的
一柄刀。乘車的即指着向騎馬的道：「韓先生，那是什麼？」
他剛待去拿，韓警官擋住道：「且莫動，待我喚犬來聞
他，去追捉那殺人的混蛋。」停了半晌，又向他朋友道：「
漢富君，你快點子到局裏領位警察來，我便在這邊尋索
凶手，設你轉來的時候，我還尋不出，我們便以犬從事了。
」漢富去了，郭警官又對唐媽道：「我去去便來，你守着
刀，不令有人動他。」說了，便往四下尋找凶手。

這時安白的境况，可實困苦極了。樹下的唐媽，離他只十
遠多碼，氣也不敢爽意底吐；遠遠底大路上，來着一簇燈

警察局的巡長，一個是警察局的稽察郭警官。跑出路邊，
大聲問道：「延年君來了沒有？」一人答道：「我們來的

草

場

鐵門

草

場

橡樹
榆樹
樟樹

屍首
刀兒

紅屋

時候，他還沒從羅家村回來，
所以沒來。」郭警官又問：「
有沒醫生來？」那稽查答道：
「停會海醫生就來的。阿泰
已死了嗎？」警官道：「好似
死了，那屬醫生的事，不必管
他，待我去領我的獵狗來追
蹤凶手。」說着，便到他的紅
屋裏去了。

兩分鐘之後，警官領出三個
獵狗，都極兇猛，警官自己帶
了一個，其餘的，一個交給巡

光時隱時現，車輪的聲音，越來越近，顯見得敵自己的人
馬，又新到了。三個人乘腳踏車來了，一個是漢富，一個是

長，一個交給稽查，便道：「我先走，你們隨後來。」就叫他
帶的那狗，聞地上的刀，他聞着許久不動，又聞了刀的四

遇，仰起頭狂吠了一聲，又低頭以鼻着地，猛向那橡樹和橡樹間的徑兒跑去，郭警官險些給他拖倒了。稽察帶的狗，開了刀兒，隨着郭警官跑去，第三支狗開了刀，巡長拾起刀收藏了，狗也是隨着郭警官跑去。

安白在樹上看着這一切事，不禁暗暗好笑，欣喜自己的計策成功，設不是那討厭的唐媽在下面站着，使溜之乎也，百事乾淨了。

這時忽又有一個人踏着車來了，天氣太黑，安白認不清是誰，只恍恍惚惚見他走到屍身旁邊，握了他的手腕一下，就站起向唐媽道：「這人已無可救藥，你我且將他抬進屋子裏去。」便見他們倆抬死屍進那紅屋裏。一會兒，便有關門的聲音，那人轉身來，坐上車走了，其時真是萬籟俱寂，除了草場那邊獵狗隱隱底吠聲，倒半點聲音也沒有啊。

人的影兒全沒了，安白纔敢動身，手上的血凍了，死死底黏在樹上，很費力底纔鬆開。下得樹來，靜聽一下子，便急走過路的那邊，跑過草場，又跑了許久，到了一條很深的溝邊，始安心一點，因為離他的家已近了。他屈身洗手上的乾血，刀忽從衣袋裏脫出，落到水裏，他順便將刀推進溝底污泥的深處，就開步過溝上一個小木橋回家去。他由後門進了屋子，當時將周身上下，細細底洗了一次，換下的衣服，鎖在一個行囊裏面，這時廚夫已開了飯，安白心裏雖然爽快，肚裏却餓極了，便狼吞虎嚥底吃起來。廚夫在旁侍候，他慢吞吞底對廚夫道：「我的事情還沒做完，明天將又進城去。」廚夫問道：「幾時纔得回來呢？」安白道：「說不定，還須看情境如何。」他並沒說出是什麼情境，廚夫也沒往下問。他是一個有謀慮的人，謀慮的人，總是少言語的。

(未完)



西瓜小譜

春夢

小序

現在是夏天。人家都喫西瓜。我也喫西瓜。所以便做西瓜小譜。

一之名

西瓜又名寒瓜。想是因爲性冷的緣故。普通稱爲西瓜。因爲他來自西域。移植中國。故稱西瓜。

二之形

西瓜是一種蔓生植物。葉子很大。葉面青色。葉背略帶白色。葉莖皆有毛如刺。細而且硬。夏日結瓜。其色或青。或綠。或白。其形或長。或圓。或大。或小。其瓢或黃。或白。或紅。其子或黃。或紅。或白。或黑。皮厚瓢多汁。其味或甜。或酸。或淡。夏天食他。大可以解渴清心。

三之種

據五代史說。五代時胡翰從契丹帶回瓜種。以牛糞拌種。結瓜大而且甜。名爲西瓜。據此可知西瓜乃契丹土產。至五代時才輸入中國。然陶弘景云。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卽西瓜也。據此又似西瓜在五代以前已有了。不過通稱爲寒瓜而不稱爲西瓜。但出產於浙東。而沒有徧及於全國。

四之品

瓢以紅色爲美。子以白色爲劣。瓢多汁。可生食。子可炒食。夏天將瓜浸在水中。少頃取出剖食更涼。佳品有薦福瓜。蔣市瓜。牌樓市瓜。楊莊瓜。圍明村瓜等名。皆產於江南。又有陽溪瓜。秋生冬熟。形長瓢紅。其味更美。據羣芳譜說。西

瓜可留到冬天。今在南方冬天看不見西瓜。但是天津一帶。水果店裏。在冬天也可買得到的。

五之藝

秋天留子曬乾。以備明年應用。種法。先耕熟地。和以牛糞。待清明時。將瓜子先浸在燒酒內。片刻取出漉淨。拌灰過一夜。然後種入鬆土之中。初生蔓時。每日要替他捉蟲。不然。嫩蔓要被蟲喫去。既種之後。不可復移。待其蔓長到五六尺時。要掐去頂心。使他四面生蔓。開花時。要摘去瘦弱之花。每棵只留花一朵。如此結瓜便能更大。性忌氣香。一切香皆不可近。

六之詠

自毛詩楚辭而後。各種草木。往往見於詩人題詠。他瓜見於題詠甚早。惟西瓜出現較遲。故見於題詠亦遲。今彙錄如下。宋范成大西瓜園詩云。碧蔓凌霜臥軟沙。年來處處食西瓜。形模澆落淡如水。未可葡萄首稻誇。元方夔食西瓜詩云。恨無纖手削駝峯。醉嚼寒瓜一百筩。縷縷花衫沾唾碧。痕痕丹血指膚紅。香浮笑語牙生水。涼入衣襟骨有風。從此安心師老圃。青門何處問窮通。明李東陽汝賢餽西瓜及檳榔詩云。漢使西還道路賒。至今中國有靈瓜。香浮碧水清先透。片逐鸞刀巧更斜。飽德未忘蒙正餽。爲園翻愧老樊家。因君解取南閩俗。更說檳榔可代茶。(完)





疑 誤

Chekhov

靜影女士

哀黑尼夫是書法教員，將他女兒納他亞配給地理歷史教員。婚姻的喜宴散了好久，客廳中還有音樂同跳舞遊戲。從俱樂部僱來的茶房們，身上都穿着漆黑的燕尾衣，同灰白的骯髒襯衫，他們圍着屋子吵。有一種連續不停的嘈雜，同亂雜的談話。算術教員泰輪倫羅夫，法國教員拍司跌貴，還有年青的副手馬大，一個個都挨肩的坐在沙發上，搶忙着談話，還有別個插嘴的；好像他們形容一個個客人的身材同容貌，似乎要去絕熱鬧樣，他們對於哲學的唯神論，大家談論。他們沒有相信唯神的，不過多

半的承認世界上許多事情，常常都是人的意思在先。文學教員杜騰斯開，在隔壁房裏，欲將巡丁如何去點照行旅人燈火的情形講解給客人們聽，這類的題目，若是你明白了就驚愕，不過很有趣味。

正在夜午的時候，主人走進廚房，瞧瞧夜餐的各種東西可預備齊了否。廚房中下面從地板上一直到上面天花板，都是鵝鴨的香氣，同別樣食物的香氣。兩張桌上還有配和的酒同精緻的細點，盡是分派得亂糟糟的。

煮飯婆子名馬發，是個紅臉婦人，形狀像圓筒周圍束着

一根帶，手慌腳忙的圍着桌子跑。

哀黑尼夫擦着手，舐着口脣說道：「馬發，魚鱈拿給我瞧，怎麼一種香氣！怎麼又是一種瘴癘氣！這一廚房的東西，我都能喫完他。來！鱈魚拿給我瞧。」

馬發走到一張長桌傍，小小心心的拿了一塊油報紙，紙下面是個很大的盆子，盆子上才是一個很大的鱈魚，上面塗了果汁，還用橄欖同黃蘿蔔裝飾著。哀黑尼夫直望着鱈魚，饑極了的樣兒。面龐放光，眼睛向上，又曲下着腰，噴噴了一下，發出一種直音。站了一會兒，很快樂的樣兒，打響手指，饒得不覺又噴噴了一下。

「啊！這是種熱情的接吻聲……小馬發，那是誰，你在這裏吻他麼？這話的聲音是從隔壁房裏來的，那時候門口露着幫助招待員范肯的頭。又道：『那是誰啊……碰着你們很喜歡的先生，你是好祖父，我必說的！』」

哀黑尼夫羞慚似的說道：「我沒有接吻，蠢笨的東西，誰告訴你我只……我自己噴了一聲……因為瞧見了魚

……證明……好似證明一種……快樂。」

「說出來好開玩笑！」這句話笑着才說了，闖進來的臉可不見了。哀黑尼夫面龐紅了。

他心下忖道：「由他罷！這畜牲現在要污蔑我，他要在衆人前污辱我的，這種畜牲！」

哀黑尼夫怪機警似的走進客廳，偷偷的用眼睛瞅了范肯一會，瞧見范肯正站在鋼琴旁，那種得意洋洋的態度，彎着身體，對準監察員嫂嫂的耳朵低聲細語的說話，監察員的嫂嫂只是笑着。

哀黑尼夫忖道：「這總是在講我的事！講我，我害他！伊相信他的話……相信他的話！伊笑！可憐我們！我不能由他去胡講……我不能。我定規要怎麼樣去叫他明白……我要將他所有的事都說給他們聽，那就大家都知道他是個愚人，或是個多閒話的人了。」

哀黑尼夫搔搔頭，仍舊不耐煩，一直跑往拍司跌貴那，向法國人道：「我在廚房中才瞧過了晚飯。我知道你們喜

歡魚，我有一塊鱒魚，在每樣食物中，那是我最喜愛的一碼半長哈，哈，哈順便……恰巧我忘了……正是這時候

在廚房拿着鱒魚……真是件小事……我到廚房正是這時候要瞧晚飯碟子，我瞧見了鱒魚，好像覺得有滋味似的，嘴裏嘖了一下……嘖很了。真真一會兒工夫，蠢笨的范肯進來就道：『……哈哈，哈哈……所以你在這裏接吻，吻煮飯婆馬發！蠢東西，這是猜想一件什麼事！這婦人完全是醜物，如同同畜牲在一起，他反說我吻伊！蠢物！』泰論偷羅走上前來問道：『誰是蠢物？』

「他，爲什麼，去那——范肯！我走過廚房裏……」

哀黑尼夫將范肯的事情說了一遍，於是又接着道：『……他欺弄我，蠢東西，倘是你求我，我寧可去吻狗，也不要去吻馬發。』他四下的一望，望見馬大在他背後。

他道：「我們在談范肯，他是蠢物！他走進廚房，瞧見我在馬發旁邊，就捏造出種種蠢事。他說我「你爲什麼接吻」他漏了很多話。我說「我寧可去吻火雞，也不要去吻馬

發。」我罵他「你這種蠢東西，我自己有妻子。」他竟這麼欺弄我！」

有位學校中教聖經的牧師，走到哀黑尼夫的身傍問道：「誰欺弄你？」

「范肯。我在廚房中站着，你知道我瞧見了鱒魚……」因此在半小時之內，所有的客人都知道鱒魚同范肯發生的這件事了。

哀黑尼夫搓着手思量道：「這時候讓他出去告訴讓他要是一講他的事情，他們立刻就會說他，是好呆笨，你的話完全無意識，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哀黑尼夫心下這才得着慰樂，喝了四杯酒，送他回家睡覺，睡在牀上，如同一個憨孩子樣。到了第二天，他想鱒魚發生的事總消沒了，但是，唉！人雖要，無奈上帝不要。有害的舌頭，才幹出有害的事來。

哀黑尼夫的計謀，可憐沒有効力。整整的過了一禮拜，就是在禮拜二下了第三科以後，哀黑尼夫將一個頑皮乖

戾的小孩子捉在面前責罰的時候，校長走上來就將他扯在一旁。

說道：「喂，看着點，你要原諒我……這雖不是我的事，但都是一樣的，我必讓你知道……這是我的職務。你看，有好多傳說你同那個……煮飯婆住在一起，同我一起沒什麼事做，只要……同伊去住，吻伊……好像你請求的。可是請你不要這麼大方！我懇求你不要忘記了；因為你也是一位教書的先生。」

哀黑尼夫心都冷了，喪着氣回到家中，好像一個人被全窠的蜂子刺傷了似的，又好像一個人被開水燙了一樣。他走回家的時候，心下轉念着這麼被羞辱了，覺得衆人都對着他望，在家裏還有煩惱候着他。

午飯的時候，他的妻子問他道：「你爲什麼不照常起來用餐？什麼事你這麼憂愁？默付你的傳言麼？思戀你那個醜女人嗎？發麼親愛的，我已知道一切的事了！仁愛的朋友們已開明了我的眼睛哦……野蠻無教的东西！」

於是伸手向他面上敬了一個五支的雪茄，他從桌旁猛的站起來了，覺得腳像騰雲似的，不戴帽子；也不穿衣服，飛也似的往范肯家跑。

找到了他罵道：「卑陋醜陋的東西！你爲什麼在衆人面前糟塌我？爲什麼將這種污穢加與我？」

「什麼污穢？你說的什麼？」吻馬發的話是誰傳說的？不是你麼？說出來的不是你這笨賊嗎？」

范肯眯上了眼睛，扯縐着面皮，於是又睜開眼睛，清清楚楚的說道：「倘是我說了你半個什麼字，上帝就降罰我可以拷打我，使我眼睛瞎，埋了我，我甘心棄離我的家屋，我甘心挨惡打，像害霍亂症樣！」

范肯的真誠並沒有什麼疑惑，那是明明白白的，不是他是誰來污穢的呢？

哀黑尼夫覺得怪奇怪，捶着他的胸膛將他所有認識的人在他們心裏都想遍了。「但是誰呢？那麼，誰呢？那末，誰呢？那末，誰呢？」我們也要問問這本書。



自殺

伊靜思考了一夜。覺得除了一個方法以外。實在沒有第二條道路。可以行走。雖不知父親是否還是固執他的意見。自己終須逃過那個難關。然後一生的前途。還有些希望。明天早上。伊對父親說。「爸爸可否原諒女兒的苦衷。這時不必苦苦的逼迫着出嫁。待我到北京去求得了些學問。將來可以自立了。那時父親有什麼吩咐。我必很歡喜遵從。就是婚姻問題。也願聽父親的主張。」伊的父親笑道。「這是你明明騙我了。你現在還無自立的能力。已如此的強拗。等到你有了些學識。經濟上。不必我的幫助了。高飛遠走還來不及。那裏肯聽我的話呢。你自己也須仔細思忖。你的丈夫。雖是從小配定的。沒有你的主意

在內。但他也是個很有希望的少年。現在中學校裏讀書。快要畢業了。我雖沒有見過他的文字。究竟是怎樣。但據人稱說。不特他的中英文學。爲全班中之佼佼者。而且品性道德。也許是一校中之少見的。他原來也不贊成如你們少年男女所說的「賣買式的婚姻」和「強姦式的婚姻」的。後來知道你也讀書識字。兼長圖畫音樂等的美術。便拋棄了自己的主張。很願意娶你。你瞧。他豈不是個好少年麼。你爲甚要拒絕他呢。」伊低頭想了一會。纔抬頭答道。「我想他既肯如此。一定也肯原諒我的求學心切。況且他還沒畢業。沒有組織獨立家庭的能力。怎能貿然結婚呢。」伊說到這裏。又停頓了一會。很不願意似的

張舍我

說道。「父親。你去對那方面直說罷。我願意嫁了。但須等到我受過了高等或專門的教育以後。否則割我的頭也不嫁的。」

伊竟達到伊的志願了。但開封雖是河南的省城。女子的教育機關。中學校算是最高級的了。伊要求中等以上的教育。不得不到北京去。北京的大學校。高等學校和專門學校很多。伊先在某學校裏補習了。覺得自己的性情。很和社會學哲學等科相近。所以伊在暑假裏。考取了某大學的社會學科。

伊研究各種社會科學。很有興味。伊的一班中。女生祇有伊一人。其餘都是男生。伊立志欲出人頭地。對於各種課程。都非常用功。並於課程之外。又買了許多參考書籍。不時的查考。上課時。教師發出難問題。伊的答案。總比別人的圓滿些。或者理由充分些。教師自然很稱讚伊。全班的同學。也十分欽佩伊。到了下學期。同學便舉伊做班長。為一班的領袖。伊也借此試驗伊的才能。

同班中最欽佩伊崇拜伊的二人。一個叫做秦祐。一個叫做賴鼎元。秦祐長於口辯。是全班中第一個演說家。賴鼎元善做文章。為全班中第一個能文者。他們兩人。也很受同學的敬佩。被舉為班中的幹事和書記。二人對於班長的友誼。表示同樣的熱誠。伊也很感激他們的厚意。以至誠相待。這事原沒有什麼稀罕。因為解放婦女。在一部分上。已經實行。男女同學。便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婦女既經解放。社交公開。便為自然的結果。男子和女子交際。正同男子和男子。或女子和女子的一樣。因為男子自視是一個「人」。視異性的女子。也是一個「人」。在女子一方面。觀察男女的分別。也是如此。不問男女體質的不同。而祇以其「人」的「人格」為斷。伊深明此理。伊想秦祐同賴鼎元兩人。自然也知此意。是毫無疑義的。那麼友朋往來。真算不得一件事。况屬同班。互相琢磨的地方很多。有時鼎元約伊去游中央公園。伊欣然相從。沒有一回拒絕的。秦祐請伊同去赴音樂會。展覽會。或同種集會。伊也沒有不去。

的。

伊對於他們兩人，因為同為學術上的良友，一視同仁，沒有彼此的分別。兩人的眼光，雖各自不同，卻有一樣的目的。先不過欽佩伊罷了。後來由欽佩而至崇拜了。先不過有同學的友誼罷了。後來竟不自然的生出一種奢望。想在伊的身上，成功他們的一件大事。但是伊何能知道呢。鼎元性情沈默，不喜多言。他心裏欲做一件事時，不肯預先對人說明。若失敗時，便永永不令人知道。成功時也不自誇。別人的知不知，在於他是極不經意的。秦祐的為人，卻和他做一個反比例。性情活潑，而帶輕燥。在講臺上，果然雄辯闊論。平居時也滔滔不絕。他一生經過的事，沒有不自己宣布出來的。同學都說他豪爽。伊也不時稱讚伊的誠直。曾對一個同學說：「像秦先生的為人，真不愧是個坦白男子。」鼎元聽見了這話，心裏很不快活。暗想他真是我的對手。我必須先著一鞭，纔有希望哩。

三天後，他約伊出去作郊外之游。伊道：「一天到晚對着

很厚的書籍，埋首研讀，不特厭悶，而且乏味。我們當有些新陳代謝的運動。郊游是我最高興的。賴先生肯伴着我，去，更不勝感激了。」於是他們倆便一同出去了。

那天伊回到寓所裏時，已八點多鐘了。在那天的郊游裏，伊似乎受着了什麼意外的驚恐。到這時伊的臉上，還現着些餘悸。目光不如日間的流動而有神了。卻呆呆瞠着空間。似在那裏追想從前的遭遇。有時不禁微微地吁氣歎息。伊寄寓的主人，原是伊的表姑母。待伊很慈婉。有恩當下見了這個模樣，便問伊：「晚飯吃了沒有？」伊搖搖頭。又問伊：「可有什麼病痛？」伊仍是搖搖頭。那表姑母暗想伊一定有了別的心事了。諒來問伊也不肯說的。便吩咐婢僕服侍伊去睡了。

明天是星期日。下午二點鐘時，秦祐來訪伊。請伊同去看電影。伊推說頭痛，不能奉陪。秦祐很為悵悵。預約下星期六同去。伊道：「我還不知道下星期六的情形如何。怎能和你訂約呢？」他道：「無論如何，請先儘我的請求如何。」

接着又說了許多殷勤的話。伊竟沒有理由可以拒絕他。禮拜一上課時。伊沒有向賴鼎元招呼。鼎元兩目不不停的向伊瞧着。想接觸了伊的目光。可表示他自己的意思。無奈伊目注着書本。或瞧着教師的臉。並不睬他一睬。散課後想和伊搭訕。伊態度冷冷的。有意沒意的回答一二句。他心裏的不快活。已到了一百度了。又見別人和伊週旋。伊很高興。更使他發生異感。最觸目不過的。是他的對手秦祐。口才既好。手段又老練。從沒有遭受過伊的白眼。現在我的第一步竟失敗了。他的機會更佳了。你瞧。他不是正和伊說笑嗎。伊也強笑回答嗎。我想伊口裏雖說沒有愛過一個男子。終身沒有情人。但照我的觀察推測上去。秦祐一定是伊心目中的情人了。對他一定已發生了戀愛了。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秦祐見着賴鼎元。便告訴他。伊前天送他一部美國最新出版的『社會進化與藝術』一書。又特約他散課後到伊寓所裏閒談。鼎元聽了。笑道。『你的好機會到了。誰也奪

得動。你將來的希望和幸福。正不少呢。』秦祐道。『你可羨慕我嗎。妬忌我嗎。』鼎元冷笑道。『羨慕則有之。何言妬忌呢。哈哈。我們可不是同學麼。伊和我們也不是同學嗎。相知的同學。有什麼猜忌呢。』自此以後。他們兩人以為沒有這件事的一般。他們間的友誼。仍無虧損。鼎元也將他和伊的一段交涉。在無形中消除了。使伊不致為難。伊也遂和他恢復了以前的友誼。

* * * * *

暑假快要到了。各學生都預備回家的事務。

伊忽接到開封的信。是伊父親寫給伊的。伊想可不是父親曉得我回家沒有川資。寄錢來了。伊心裏非常快活。但伊將那封信拆開閱讀。沒有看到一半時。伊的臉色。已變作灰白了。唇上的朱紅也褪了。全身震顫不已。兩手亂抖。肌力作用全失。那信便從伊的手裏。飛到地板上去。伊怨憤填胸。一時無可發洩。竟昏了過去了。

醒來時。伊的表姑母坐在伊身旁。伊想姑母見我這樣受

屈。一定要憐惜我安慰我了。不料那姑母竟一變平日慈婉的態度。操着沈吟而嚴厲的聲音。對伊說道。『大小姐。你也太沒有輕重了。別的事都可以玩的。這是一生名節所關。怎能兒戲呢。』伊哭道。『姑母。這多是謠言。萬不可相信的。』姑母道。『要是的確沒有那事。怎會傳到你父親的耳管裏。我起初也道你年紀大了。一定知道自尊自重。誰知道你借着什麼『男女社交公開』的新名詞。實行那種勾當呢。你父親已寫信給我。不許我再容留你居住。否則他說要同我起交涉的。……大小姐。請你自己想個方法罷。』說着不待伊的分辯。便自進去了。

伊一面寫封極懇切的信。寄給父親。查問那謠言的來源。一面打算個以後自立的方法。明天伊到學校裏去。那些同學都聽着伊和秦祐。交頭接耳的議論。二人爲衆人目光所射。伊心裏早已明白。秦祐卻還在夢裏。和伊照常的說笑。伊怒道。『你們殺了人了。還笑什麼。你們這班人。都是『男女社交公開』的罪人。我永永不欲見你們的面。』

了。』
二天後。伊又接到別人寄給伊的數張小報。那些小報裏。都有一段新聞。記載某校女生的『風流史』。那女生明明是指着伊。伊也不問那新聞是誰去投稿的。報紙是誰寄給伊的。只是暗暗地流淚。暗暗地傷心。

伊父親的回信來了。信內說。『你的名譽太好了。連得此間的報紙。也載着你的醜史。不信。你看我附寄的『開封日報』裏的北京瑣聞。我年紀雖老。還想見人。……從此我不敢承認你是我的女兒。你也不必認我做父親。……你的未婚夫。也寫了極長的信來責罵我。說我放女兒出去賣淫。但那時我那裏知道。你是借着求學問求自立的好名詞。到北京去實行『自由戀愛』的呢。今將他的信。寄給你。你可以曉得。他已不要你。請你自己去實行你的戀愛主張便了。』

伊看了寄來的信和報紙。覺得伊的名譽。早已宣告了死刑了。軀殼何必活着呢。伊明白自殺是懦怯的表示。是懦

夫的行徑。但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已到了極點。不能再受了。伊因喝着安眠藥水。永永的睡去了。

伊死的消息宣布以後。很有人批評伊不必自盡。更不必爲了「男女社交」四字作犧牲。

聽了伊死的消息最悔恨的。要算是賴鼎元了。他暗想。

「我聊施小手段。宣布些他們二人的消息。不過想攻倒我的對手罷了。誰料社會裏盲目的羣衆。竟將伊犧牲了呢。」

突厥人之迷信

突厥人迷信最重。無論患難喪病損失。皆以爲鬼魅邪術或惡眼人所致。惟用符籙可以解之。故女巫、邪術師、卜人、及占夢家。頗爲衆人所崇信。

遇有失物。則疑爲惡眼人所視。(按此與我所謂打鐵算者相似) 輒謀於術士。信其術可以緝獲原物。女子染天花變成醜態。父母不知痘防疏忽。反自咎不早用符鎮壓。又俗傳符籙可以害人。即取人骨人髮和薪炭灰泥土。更竊仇家衣角或指甲頭髮等。同縛於碎布之內。即可望仇家倒運或有病也。若欲致其死命。則造一土偶。以針貫其心。閉其四目。立驗。

凡上等人彼此談話。偶及死字。必告慰之曰。去汝甚遠。若平常下等人談及死字。則先吐痰三次。以示避忌。

風俗誌異



西方釋夢錄

(續前)

蔣木春

螞蟻 Ants

夢見螞蟻工作極忙。主現任之事。可期發達。倘夢見螞蟻在自己面前。或身旁亂奔。主現操之事。業將失敗。

吃杏仁 Almonds

夢中吃杏仁。主將有長途遠行。杏仁甜是行快樂。杏仁苦此行困頓。

姨母 Aunts

夢見姨母來。主將大富。且能交好友。

獸類 Animals

夢見馴養之家獸。主離友將歸。夢見山澤中野獸。則主有秘密之仇人隨我。

瘡疾 Ague

小說世界 西方釋夢錄

夢中病瘡。決非佳兆。主操業之變動。與金錢之損失。

釣魚 Angling

夢中釣魚。主夢者現思着手之事。將發生恐慌。

嫌厭 Arhorence

夢中如看見。或聞得各種事務。心中發生極嫌厭之觀念者。對於夢者現任之職務。主有成功之希望。

蘋果 Apples

夢中得見蘋果。主享大年。營商業者。有成功及富利之希望。

上天 Ascend

夢中上青天。時若雲光照耀。其兆大佳。

醃肉 Bacon

夢見醃肉。大非佳兆。倘夢者日間想食之。而夜間乃有此夢者。尙可解脫。否則主多憂愁。

烘烤 Baking

夢中烘烤麪包。主有憂愁之事。若烘饅首麪餡等物。則夢者結婚之期將近。

盤 Basin

夢中於盤內飲食。主夫婦間。將於情愛上。有所更動。倘夢者尙未結婚。則主自己情性。不免改變也。

棄友或被友所棄 Afandon

夢中捨棄友朋者。主大不利。又夢如爲他人所棄者。主有大難臨頭。

寺院 Afley

夢中如見寺院。或竟入內。主將來可得安適與自由。

慢罵 Afuse

夢中被人慢罵者。主與友朋或情愛者。將有言語衝突之兆。若得夢者爲商人。則主貨物將損失於水火之中。或竊

盜之手。

物豐意滿 Afundance

夢中如見某物豐境。而意自滿者。主此身成功之兆。

不期之厄 Accident

夢中自己發生不意之患者。乃預示成功之兆。若夢中友朋遇厄。已乃往訪者。當注意損友。

再會 Adien

夢中對不論何人。臨別時言再會者。主疾病或主命運不佳。

被人差遣 Action

年幼女子。夢中如被人差遣。主將嫁於伊素愛之情人。

橡實 Acorn

夜夢橡實。確是大吉之兆。康健強固及平安之徵。且夢橡實。主能得一快樂之婚事。倘夢者已經結婚。則主愛情有增進之望。如夢者爲商人。則營業能多獲利之兆。倘夢橡樹。枝葉豐滿者。其兆亦同。

蝙蝠 Bats

夢見蝙蝠。主有仇敵。夢裏日間見之。尙屬無傷。若夜間遇之。則有大危險。

(未完)



疑問

章仲

次則聽見他的爹媽，要給哥哥孟則娶嫂嫂了。心裏常常有一種奇特的想念：哥哥不是才十五歲嗎？身體也異常的虛弱，上次在學校裏給校醫檢察，還說是已得了第二期的肺病。就是昨天在操場裏上操，也還發一次暈厥症——唉！不管這許多吧；將來夥着瞧熱鬧，那一定是很好玩的。

從此以後，次則只要遇着孟則在一起，就裝裝向着孟則很滑稽的笑侮，有時在學校裏，又對同學宣佈孟則不久要娶妻了的事，同學們也常故意頑笑地同孟則賀喜，或者強逼他說出未婚妻的姓名，歲數和性貌。孟則反弄得不好意思起來，有時他似乎發怒，青灰瘦小的臉上，

起了一種稀薄的紅潮，兩頰和頸上的青紫血管，也膨脹得有小指般粗細；常常也發出一種破斷而沙吃的聲音，私對次則示威，說，『你再這樣的糊說，我就去告訴爹爹了，』漸漸的阻止了次則的宣傳。

孟則結婚的那一年，正是他在中學校要畢業時的上季，那時次則也在同一中學校的三年級。他們平時總是一塊到學校去的，自從次則看見孟則同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子玩過一套滑稽把戲——并站着拜天地，祖宗，和向着他的爹媽磕頭等——以後，自然是他的爹媽萬分的歡喜；但他總是一人孤獨的到學校去，心內總有些乏興。

正當第二幕滑稽戲劇要開幕的時候，並且這幕戲是次則作主角之一，他的爹媽正在替次則照去年孟則結婚時典禮一樣的預備，次則的未婚妻的死耗傳來了：自然是使他的爹媽萬分的掃興；但是次則却時常背地的自己向自己的說：『這真是我的幸運了！』

次則在中學畢業了，他的爹媽給他重新預備的滑稽戲劇也不及開幕，他就借機會要求到北京考大學，自然是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他終一人向北京去了。臨去的時候，孟則抱着一個初生兩月的嬰孩送他上輪船，彼此自然有一種臨別的悲感，尤其是他看見孟則那一幅纖瘦的面龐，說出一句：『兄弟，我真是羨慕你……』含着眼淚沒把話句說完的慘惻映象，使次則在旅途中隨時感觸到舊事傷悲而流淚。

在北京一個大學校的宿舍內，綠衣人遞給次則一封從故鄉的來信：

『次則吾兒知悉：

……自汝行後，瞬逾半載，汝兄在家，助理一切，父方謂可藉此養息；不料前月汝姪患痢疾，逾旬夭折！汝兄痛子情切，咯血復發，鄉村乏良醫，乃於前日追隨長孫而去……汝母暮年喪子，悲痛異常，汝嫂現亦患病，父年已衰，家政勞瘁，亦將臥病……嗚呼！傷哉！何命運之多否耶？現父惟盼汝能立即回里，擇吉成婚，既可佐理家事，分勞一切；果得天之佑，逾年獲麟，汝母有含飴弄孫之樂，或可稍殺喪子之痛。汝岳係城中富戶，讀書明理，今我家既遭此喪亂，當可通融改早婚期；汝接此信後，萬望遵諭立即束裝返家，免老父母倚閭盼切也！至要！此囑！

父字七月初四日

再：汝嫂幼年守寡，夫死子喪，日夕悲泣，父意待汝將來婚後，果能益丁，當以一子入嗣汝兄，使其在天之靈，得所血食，亦當含笑九泉；汝嫂亦可解抑愁痛，故汝此次返家，事極關要，勿忽視之，以絕全家期望也！

次則不待把信看完，早已流淚，幾乎把信紙也潤溼了！窗外灌木給寒風剝削，死葉墮地，簌簌作響：啊！這是何蕭寂的秋景！啣！啣！客子思鄉的情味，使次則不能不悲傷的同時他又心內在想，他的父親命他從速回家完婚的

父又及

事，他解決不下，只自己心內在說：「這是第一幕悲劇告終了！但第二幕呢？我將終於飾演主角嗎？父老，母衰，兄亡，嫂病，姪喪……」在他糊昏的悲痛的時候，他忽然想起：「屈伏吧，為不忍全家傷悲而屈伏……但是啊！孟哥是怎樣死的呢……」這一個不能解答的疑問。

家庭是由夫婦合組而成的，圖內這種家庭之樂，那個人不想有啊！然而幾個人真的能夠有呢？



這個人的家庭真有樂趣。照着圖內，他們的衣服器具，舒適完備，知道他們的物質享用一定很講究的了，尚不知精神上的憂樂如何，但看他們面上，個個樂趣盎然，知道他們精神上一定也很快樂的。聽說他們的生活很富，住的安適，食的精美，不用說了。一有空閒，男的就職業之暇，女的家事之暇，小兒讀書之暇——全家便到公園遊戲場電影館去。所以有人疑心他們太會化錢以求舒服，殊不知該要儲蓄防備的已多有了。原來這男的早已在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裏下壽險

（上海北京路四川路角）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積少成多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啓

總行設在北京

分行設在天津法界

滬行設在上海天津路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遣愁集

八册 一元二角

清初張貴勝輯。內分五十一門。蒐幽錄異。雋永風流。無聊中閱之。可以消遣。沉憂中閱之。可以遣愁。爲稗海中之奇書也。

香祖筆記

一册 定價二角

王漁洋爲一代詩家正宗。出其緒餘。撰爲筆記。此香祖筆記乃諸種之一。宋牧仲稱其師法古與會佳。非他種筆記可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猴鼻長



蜥蜴 lizard 有多種。吾人常見者爲壁虎
 house lizard 亦名守宮。(第一種)圖上第二
 種爲山蜥。iguana 形較兇，產於山中。爲菲
 利濱與巴拿馬土人之美肴。第三爲飛蜥。
 生有二翅飛不高。往來穿插於樹枝中耳。
 第四種爲蛇形虫。slow-worm。其形似蛇故
 名。第五種爲蜥蜴 chameleon 又名石龍子。
 體色因時而變。眼極怪，足似鸚鵡足。凡蜥
 蜴皆以虫蟻爲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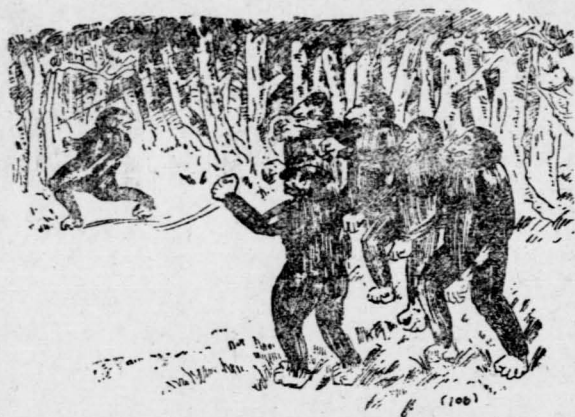
野人記

(續前)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第十九章 脫險

卻說人猿中從太山去後，擾攘紛亂，日甚一日。都谷雖是做了猴王，卻專揀好說話的欺侮，老的弱的碰着這位瘟神，總算晦氣，都打的斷手折足，一個個的攜妻挈子逃到深林中自謀生路去了。那剩下的幾十隻人猿實在再受不住這種凌虐，才想起太山臨走時曾教他們道，你們碰着惡王，不要和他一個對一個的廝併，最好是兩三個或三四個併他一個，不管他怎麼凶總可制服他的。那天都谷施施自外歸，就有五隻毛茸茸身長力大的人猿跳上去五個打他一個。都谷這東西其實是和欺善怕惡的人一般，見人可欺則欺，不可欺便撥轉屁股逃的。那時見五隻大人猿打他一個，那裏還敢還手，轉身望林子裏就逃。衆猿也不去追他。隔了一會，都谷偷偷的回了。那五猿原是約好的，見他回來，縱上去便打。都谷沒法，只得再逃。回來了幾次，打走了幾次，嚇得他不敢再來嘗試了，便懷着一肚子的怨毒，單身跑回林子裏去，想尋個把失散的人猿出



那時五隻大猿人打他一一個那裏還敢還手轉身望子裏就逃



便把琴痕獸背在背上際上樹認森林便走

出自己一口怨氣蕩了幾天，一個沒碰着，那恨毒之心自是格外的利害。也是琴痕主僕災星到了，偏在這時候撞着這個魔君。琴痕聽得聲響，迴頭一瞧，見一個毛茸茸的長人，竇塔般立在背後，便拚命的直着喉嚨狂叫一聲。要

想逃走，那裏來得及，一隻升籬大的毛手伸過來輕輕一提，已和鷹抓小雞一般把他抓了過去。都谷的一口毒氣已蘊了幾天，好容易抓到了一個人，那肯放鬆，張開血盆大口就去咬琴痕的咽喉。正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那都

谷忽想道。我的女人都給他們留下了。今天現現成成一隻白猿，拿他去重立一份人家豈不是好。便把琴痕馱在背上，縱上樹望深林裏便走。那時馬利已是嚇的昏了過去。琴痕在都谷背上只覺得這毛人身上一陣陣臭氣直衝到鼻管裏，把他薰得幾乎惡心起來，然他腦筋卻還是清清爽爽的，並不十分慌張。他心裏只以為這毛人走的方向向着海邊，便想等他走出了林子再喊救，可憐他那里知道都谷走的路和他心裏想的恰是一個相反呢。

格萊頓三人聽得叫聲跑回來時，太山早已攬進林子裏，循着他主僕二人足跡直到馬利身傍。他注意的並不是馬利，當下見那黑女人躺在地上沒死，便不去理他，四面的尋琴痕。好個聰明機警的太山，見了傍邊草地上的足痕，常人看見了莫明其妙，他二三六三三九的湊起來，早已知道其中的緣故，便縱身上樹跟着都谷的痕跡追上去。他辨別方向的本領也真是奇怪。只要看見樹上踏死的一條蟲，刮破些些的樹皮，或是大枝上刮下來的

一小撮猴毛，便能知道前面走的是向着何方。兼之他那天又是逆着風走，他的鼻子比獵狗還靈，在下風追蹤格外的容易。常人也有鼻子，也有耳朵，也有眼睛，只是用的地方少了，那纖維便不十分發達，不發達便不靈，太山卻是一生一世全賴五官的感覺靈敏方能生存，所以五官的發達也異乎常人。他在林子裏走路，無論在地在樹，同我們白天走通衢大道一般，看得清清楚楚的。只是辨味的本領太山卻同我們差得多。這也並沒別的，太山只要吃飽肚子就是，我們一生一世吃東西卻是一件大事，無怪我們的味覺比他發達的多了。閒話不表。太山追了一會，看看追上，都谷耳朵裏也聽見了，腳底下緊一緊，飛奔得格外快速，只是背上馱着一個人，到底不便，後面的東西愈迫愈近。都谷知道逃不了，便向前面一小片空地上跳下，預備鬥的過就鬥，鬥不過撥轉屁股就逃。太山也就跟着跳下去。都谷一看見追的是太山，心想這是我報仇的日子到了，這白猿同這女的一樣的臉上沒毛，定是他

的人。我把太山打死了，既可報昔日之仇，又可搶他的女人，真是一得兩便的事。便蹲着等太山打來。琴痕這時也已看見了太山，見他的身材模樣和格萊頓幾個人說的差不多，知道必是那三番四次救他們性命的人，心裏不由的一寬。既而見他們立在一處，那毛人高過他一個多頭，身體也粗壯得多，又替他着急起來。這當兒那一人一猿已厮併在一處，一個是用爪牙，一個是用利刃，你要咬我的喉，我要刺你的心，直鬥到天昏地黑，日色無光，把個綺羅叢中



這當兒那一人一猿已厮併在一處

好一會，到底是敗軍之將，不可與言勇，太山對正他，心口連連十幾刀，便是三個都谷也已沒了命。琴痕見了，不由得又是怕他，又是羨他，又是愛他，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兩隻手，直奔到太山懷裏，太山畢竟是個圓顛方趾的人，有些本事不必良師教導，自然就會的，見他縱身入抱，也不期然而然的抱住了，連連接了幾個吻。約有一分鐘的功夫，琴痕惺忪着兩眼，甜甜蜜蜜的領略那出世十九年還是第一次嘗着的情愛滋味。朦朧恍惚間，忽然想着了，這怎麼可以，

抱大的琴痕看得胸前一起一伏，眼花撩亂，口難言，闔了

急忙把太山推開，琴痕粉臉上登時起了一朵紅雲，羞得

兩手遮住了臉，頭都抬不起來。太山不懂他爲什麼，本是好好兒情情願願的，忽然臉一紅把自己又推開了。便走去拉他的手。琴痕見他走近，提起了粉拳擂鼓般亂打。太山原是要把他立刻送回去的，忽見他那嬌嗔的態度，又想起方纔接吻時的情景，不由得心裏發出一種說不出畫不出的感覺來，也不顧他的粉拳兒利害，走上去用那鴻濛時代原人的手段，輕輕兒一提，提到背上，轉身向深林而去。



琴痕粉臉登上時起了一朵紅雲羞得兩手遮住了臉

次日天將明時，屋中四個人都被海面上隆隆的砲聲由睡夢中驚醒。格萊頓第一個衝出去一看，見遠遠港口外泊着兩條船，一條便是一月前開出去的阿羅，一條是法國的小巡洋艦，艦傍好像還立着許多人。幾個人的意思都猜這砲聲是艦上放了引他們注意的，只是隔了那麼多的路，恐岸上人揚巾招呼，艦上人未必能瞧得見，便是把馬利的紅裙脫下來飛舞空中，也未必有用。

格萊頓便轉身向北，望那烽火堆拚命的跑，想把他引着

了使艦上人看見，只是心裏越急，兩隻腳偏生格外的不聽命，好容易跑到了，向港口一望，見阿羅已揚帆啟碇，軍艦的烟囪裏已是蓬蓬的煙直往外冒，也立刻要開船了。格萊頓急得和熱鍋上螞蟻一般，趕緊把烽火堆連燒十餘處，霎時間一道白煙高過樹頂。他見柴堆已着了火，便跑到岸頭，脫下襯衫挑在棒頭上，對着船儘力的左右亂搖。好一會，方見兩船緩緩的掉轉身來，阿羅便停在洋面上，那軍艦便加些速力向岸邊破浪

而來。離岸的幾百碼遠近，軍艦拋錨停了，派一小船搖向岸邊，船艙裏立着一個少年軍官，到岸時問道，格萊頓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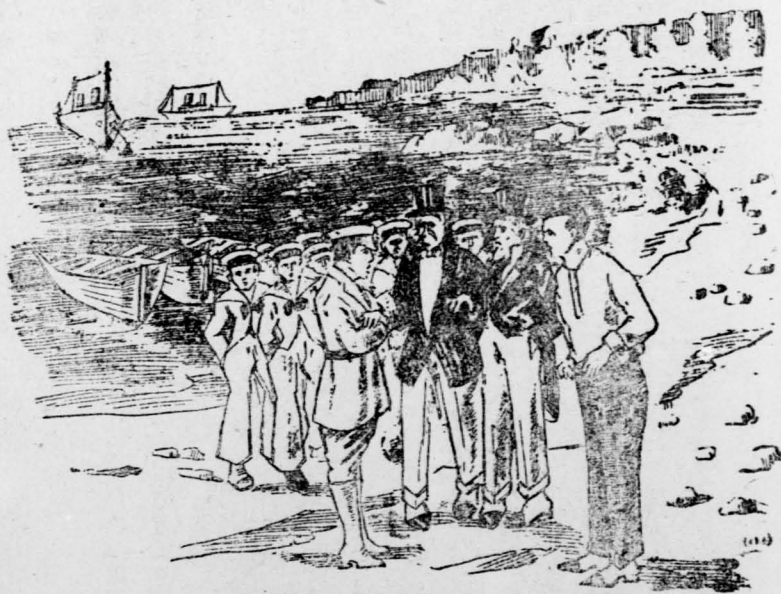
搖亂右左的力儘船着對上頭棒在挑衫襯下脫頭岸到跑便

生嗎。格萊頓答道，在下便是，尊艦來的恰好，或者還來得及。軍官詫異道，來得及，什麼事來得及。格萊頓便把琴痕怎樣遇着猩猩，怎樣失蹤，怎樣一夜未歸，從頭至尾述給他聽，還求他派幾個人帶着兵器上岸幫同到林子裏尋覓。那軍官搖搖頭歎道，先生勿怪我粗直，軍艦昨天來或者還來得及。今天來了，便是尋到了卜小姐，怕還生不如死。可憐可憐。這時軍艦上已又派兩隻小船鼓棹前來，格萊頓便上了船指點他們三隻船頭

那後來的兩隻船中，艦長杜佛亦在內，當下聽了卜德

啣尾的搖進了港口，到卜德先生幾個人立的地方登岸。

先生求救的話，慷慨應允。船中上上下下的人也沒一個不自告奮勇，願幫同尋覓。艦長便選派二十個水兵兩個少佐，一名達拿，一名沙邦蒂的，擔任這尋覓的事。另外再派幾個人回船取些食糧子藥。當下格萊頓便問杜艦長怎麼他這軍艦會同那阿羅羅船碰在一處，怎麼知道這岸上有落難人。杜艦長見派去的小船一時還不得回來，便源源本本的講給他們聽。原來一月前軍艦上人遠遠的見那阿羅羅船在



聽他們給講的本本源源便來回不得一船小的去派見長艦杜

西南風極緊的時候揚帆前駛，怕他風緊吃不住，便鳴信砲招呼他暫停。不料他非但不停，更走的快些。不由得起了疑心，便開了機隨後就追，直跟到日落時還沒追上，次日一早那船已不知去向。後來過了二十幾天，沒見那船的蹤影，便也漸漸忘懷，不道數日前軍艦上的瞭望人遠遠的見一條帆船在大浪裏拋來拋去，像沒人掌舵似的。報知了艦長，駛近去看，卻就

是二十幾天前追了一天的那條帆船。船上的帆雖仍舊張着，已給風浪打得七穿八漏。那時風甚緊急，白浪打得山一般高，在幾百碼外看去，那船上又像是一個人沒有，便想不如等風稍平靜些再派小船去查問。不道這當兒那船上忽見有一個人吊在船傍欄杆上哀號救命，便也顧不得風浪緊急，立派一隻小船過去救他，好容易划到那船邊，把那人救了。水手再上船一看，哎喲，十幾個人七橫八豎的躺在甲板上，隨着浪頭滾來滾去，好幾個已是死了，兩個死人身上血肉狼藉，好像給什麼野獸吞嚥過的一般。當下便把那幾個還剩一絲游氣的人抬到艙裏去擱在吊床上睡穩了，已死的人把帆布包起來，並着放在甲板上。一面趕緊去尋清水和食物救活那幾個一絲遊氣的人。不料船艙裏上上下下尋了一會，水也沒得一滴，麵包也沒得一塊，原來這幾個人竟是生生餓死的。急忙招呼軍艦上人送些清水和食物來。那喊救的人原已昏了過去，喝了些水，便頭一個醒轉來。那人醒後，見已到

了這個地步，隱瞞也無用，便不等艦上人查問，自己詳詳細細的說出來。

以前的事閱者早已知道，不多贅，現在只從阿羅船撞見軍艦時說起。原來阿羅船上的強盜那日撞見了軍艦後，嚇得望洋心直逃，逃了三天，軍艦早已不見影子了，還是不敢回來。後見船上水糧缺乏，逃也是個死，便撥轉船身望東駛行。走了三天，還是不見岸，船中的人恐那兩天的北風把他們沿着岸吹到南非洲去，便折轉向東北走。也是他們賊運不佳，走了兩天，走到無風帶裏，足足七八天風絲兒也沒有。這七八天裏，船上的水是早已喝完，糧食也吃得精光。七八天過去，風來了，那船便隨着風東飄西蕩了幾天。船上的情形也一天壞一天，一盜餓得發狂，投海自盡，轉眼間又一個強盜跳下去陪他，再一會一個人抽刀自割其腕，湊着傷口吮血解渴，他死後衆人把他扛起來擱到海裏去，有幾個餓得眼花了，竟想阻止他們，叫他們把這人留下大家分着吃。如是者又是幾天。兩日

前船上又餓死了幾個人，隔了一晚，一個死人已給幾個半死人吞食過半。再隔一天，又有半個死人到了幾個半死人肚子裏。只是人吃人到底不能解渴，而天下最苦痛的事實無過於渴，這一班強盜的末日也就可憐咧。

於是乎軍艦來了，把這幾條狗命替他救了回來。

艦長述畢後，又接着說道，這幾個強盜沒一個曉得天東地西的。問他們那一羣落難人在那裏，沒個答得出。我們

沒法想，只得沿着海岸，晝行夜停，一處處的放信砲用遠

鏡瞭望。還算好，我們尋得還不到幾天。昨晚我們就泊在

此處。只是今天要不是你格先生的烽火，又不知要何年

何月方能尋見你們哩。

這時取子藥食糧的小船也已回來。停了幾分鐘，軍艦上

二十二個人便帶了東西跟着屋裏幾個人動身到林子

裏尋琴痕去。

(未完)

兒童理科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這書是將兒童日常所見的事物，用故事體說明他的歷史沿革及發明家的軼事等等。能使兒童在閱看極有趣味的故事中，得到許多常識，非但可作兒童的消閒書，學校中作為補助讀本，亦最合宜。茲將書名列下。



一火柴	五蒸汽機	九電報	十三潛水艇	十七留聲機	以上
二火爐	六船	十電話	十四顯微鏡	十八活動影戲	每册
三燈	七車	十一無線電報	十五望遠鏡	十九電上	定價
四鐘	八火車	十二飛行機	十六攝影術	二十電下	五分

補又(305)

暑期中之雅人雅事

炎炎長夏，暑氣困人，浮瓜沉李之餘，尙有消暑之樂事否乎？
曰有。

窗明几淨，澆墨揮毫，是消暑之一法也，本館精印名人碑帖畫冊，可備觀摩。

山間海涯，旅行遊覽，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精印中國名勝及各地風景照片，各地遊覽指南，可備應用。

輕搖畫扇，清風徐來，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摺扇紙扇，可備選擇。

二三素心，圍棋一局，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棋子棋盤，可備玩賞。

▲種類繁多 詳載圖書彙報 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金錢仇儷

陸律西

盧蘊之雖然被某機關裏免了職出來，他却並不在意。因為想着處在這惡濁世界，本來沒有什麼公道。況且自己年紀已經過了半百，耳目有些不聽調度，平日多辦了些事，或是多走了幾步路，便覺得耳鳴頭暈，兩腿痠楚。面子上雖然還不顯什麼老境，自己曉得一年比一年退步了。好在自從出場以來，總算托天之福，沒有賦過閑，自奉又很克己，從來沒有講究過美衣美食，只要能夠溫飽就算。把半生辛苦積下來的錢，置下百十畝薄田，此外就是現住着的一所房子，所以現在就是回去，一家人省省儉儉的，也還不愁沒飯吃。膝下有兒有女，樂得一家團聚，享些蕭間的清福，免得勞心勞力，或者還可以多活幾年呢。一路抱着樂觀回來。

過了幾天，有幾個最要好的舊同事請他吃酒。蘊之不好推辭，只得去了。回來時，不過九點多鐘，見自己門前門燈已經熄滅，雙扉緊閉，只得自己上前敲門，等了半晌，纔見一個燒火的老婆子出來開門，身上披着一件棉襖，前襟掩着，像是已經睡下重復起來的，垂頭喪氣，一語不發，開了門便進去了。而且一路燈火都已烏黑，只得扶牆摸壁的走到房裏，但覺鴉默鴉靜，連一個人聲都沒有，心裏不免詫異起來。原來蘊之有個特別的脾氣，他說是一個人心地總要正大光明，所以他的房間裏牆上掛了許多鏡子，到得夜晚各處都要滿裝燈燭，寧可別樣上省些。他這燈火却不肯省的，他這位夫人錢佩芳乃是續弦，年紀只有三十餘歲，也是極歡喜熱鬧的人，正在中年，興高彩烈。

每天晚上除了到戲館遊戲場之外。凡在家裏的時候。總要把一家人上上下下聚集攏來。談談講講。有說有笑。至早也要到十二點鐘纔睡。蘊之是聽慣了的。這天走進房裏。見佩芳和衣睡在床上。見丈夫回來。嫵媚的坐了起來。蘊之道。今天爲什麼這早就睡了。我還當你又出去看戲呢。佩芳強作笑容道。那個高興看什麼戲。自從你前天吩咐家用須要漸漸減省下來。我還沒有動手。一班用人們走出走進。都是垂頭喪氣。叫他們做事。總打不起精神來。你看不是笑話麼。其實我們就再刻苦些。還能短了他們的飯食。少了他們的工錢麼。不過我們這場面既然放大了。一時要收縮起來。叫親友們看着也不像樣子。有這空架子撐着。就是要拉扯幾個錢也還容易。現在人情是最勢利的。他們曉得你不在臺上。管保一個人都不來上門了。要想省些。除非是搬到鄉下去。租上幾間草房。早晚吃兩頓薄粥。不過大家熬苦些。但也有種種難處。一來現在物價昂貴。到處都是一樣。二來兒女們漸漸大了。正在讀

書板親的時候。像那荒僻的地方。有什麼好學堂好人家。豈不誤了他們的終身大事麼。三來我們家鄉離得又遠。這些行李箱籠。木器傢生。搬運起來。車船運脚也就不菲了。先要預備出一注川資來。若是把這些紅木傢生都變賣了。到了那裏。再置起杉木棹椅來。一出一進。更不合算。所以我想來想去。一動不如一靜。還是在此地敷衍些時再說。不過儉省也要有儉省的打算。雖然家裏有幾畝田地。每年收上幾百銀子。總要催上幾遍纔寄上來。也不過僅够飯米。其餘的日用。又從那裏來呢。你有事的時候。每月還是接不上氣。常常寅吃卯糧。自然覺得浪費些。現在你既不出去。却也是正理。只有儉省之一法。所以我先從燈火上試辦起來。只要你不覺得不便。那個敢說什麼呢。蘊之聽着連連嘆氣。低頭想了一回。仍是毅然決然的道。我主意已定。無論怎樣。我總要清閑幾年。你們就譬如我今日死了。難道還從棺材裏拖我出來。去做馬牛麼。佩芳見他動氣。也就不敢再說了。

從此蘊之便實行他的休養主義。早晨睡到十點鐘後纔起來。晚上一過九時便睡了。日裏除了隨意看看書報外。只有靜坐。但越是靜坐。耳中越清楚。只聽見十歲的小兒子名叫多官的向他母親道。現在離過年沒有幾天了。往年我們總要買許多的年糕。許多的大蜜橘。昨天我看見隔壁張家打了許多年貨。用車子推了回來。很是熱鬧。我們怎麼還不去買呢。佩芳道。今年你爹爹停了職。那裏來的錢。難道人家肯白送我們麼。多官仍是吵着道。母親箱子裏那些鈔票。一捲一捲的放着。那不是好兌錢的麼。佩芳道。孩子們不許胡說。我要有銀錢。還肯放着不用嗎。你幾時看見的。再說我就要打了。多官纔走了開去。過了一天。又聽見女兒鳳寶向他母親道。我那件旗袍已經舊了。花樣也不時路。昨天王家表姊穿的那件藕合色華絲葛的花樣很好看。我也想去照樣剪來換換面子。預備新年頭上着。母親看好麼。佩芳道。據我看你將就些罷。你也是十五六歲的人了。還不懂事。現在家裏沒有進款。連一日

三餐還不知怎樣。那裏還有閑錢替你做衣裳。將來只怕想穿這舊的還沒有呢。說了之後。許久不聽見鳳寶的聲息。原來揩眼抹淚的在那裏哭咧。有時又聽見燒飯的走來報告。說是米沒有了。一時又說是柴沒有了。佩芳却是很賢德的。便從手臂上捋了一副金手鐲下來。叫他們先向典當裏當幾十塊錢來用着。以後我再想法子。蘊之一件一件的聽在耳朵裏。不由得滿心煩惱。比着在外面替人家辦事。不過勞些筋力的還要難過。但面子上却仍做出很沈靜的樣子。

俗語說的。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天蘊之早晨起來。覺得有些頭重腳輕。不想吃飯。佩芳當他是受了風寒。叫人切了些葱薑。泡了一碗糖湯給他吃。說是名蓋些棉被。出一身汗就好了。豈知蘊之到了半夜裏。寒熱大作。胡言亂語。竟有些昏迷不醒起來。佩芳仍舊自己弄些偏方給他吃。轉眼已是三天。這天佩芳的哥哥走來問候。見了蘊之的病勢。慌得跳起來道。妹夫的病症很是不輕。你

請那個醫生給他看的。佩芳道：此地的醫生，凡是有些名氣的，請一趟總要十塊二十塊，就是頂起碼的也要三四塊錢一次。再加上藥料也要塊把錢一帖。我們如何看得起。自從他賦閒之後，坐吃山空，我們至親，不怕你見笑。前天我一副金手鐲，拿去當了幾十塊錢回來。不到十天工夫，已經用去一半。照這樣能有多少首飾來當呢。我又不曾出去賺錢。孩子又小，難道真叫我娘兒們活活餓死麼。我豈有不望他病好的道理。古人說的不服藥爲中醫，就是出了大價錢，請了醫生來，也未必就能手到病除。再好的本事，也只能醫病，不能醫命。他若是命不該絕，就吃些偏方，一樣會好的。他哥哥道：話却不是這等說。無論怎樣，總要請個醫生來識識看是什麼病，纔好放心。只要把病治好了，別的事隨後總好商量。好在我有一個至好的朋友姓陳，醫道很高明的，但輕易不肯出診，須要我親自去約他。或者肯來，也不必斤斤的給他馬錢車錢，只要等病好了，隨便謝他些東西，所費無幾的。佩芳這纔答應了。

果然這位錢君很是熱心，當下便同了陳醫生來，診脈之後，決定他是冬溫，由於成年的衝風冒雨，外感深入臟腑，而且還夾雜着鬱怒傷肝，病很危險。若不速治，卽有性命之虞。當下開了一張方子，醫生去後，佩芳從身邊摸出四角小洋來，遞給用人，叫他到小藥店去買。價錢可以便宜些。豈知等了半天，依舊空手回來。說是問過幾家，都說方中有一樣貴藥，分三等價錢。上等的要兩塊錢一帖，中等塊半，最賤的也要一塊。我不敢做主，所以回來請示的。佩芳埋怨道：你這人真是呆了。他這方子又不是仙丹，曉得有效沒效，不是白花了錢麼。自然是揀最賤的買。就這樣子，還不曉得吃幾帖纔好呢。說着先把四角小洋要了回來。纔不情不願的捧出一塊大洋來道：你去告訴他，再貴我就不要了。也是蘊之合當有命。這藥吃下去，竟大見功效。陳醫生接連着又看過幾次，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不到一個月就復原了。

不久政治舞臺上，又有了蘊之的蹤跡。這回他却獨當

一面。比從前的進款還要加幾倍。但是義務責任也跟着加了幾倍。他自從病後。纔悟到人生應受的痛苦。是不能躲避的。與其精神上受了痛苦。還不如肉體上的痛苦。比較起來容易忍耐些。所以寧可犧牲了從前抱定的宗旨。再做下車的馮婦。他接事這天。一直忙到晚纔回來。坐在自己車子上。覺得比往常快了許多。再留意看那車夫時。向來是灣腰曲背的。今日竟挺胸凸肚。有些得意揚揚的氣概。到得家裏。管門的早已開着大門等候。老早的燈燭輝煌。一直照到裏面。丫鬚婆子們個個歡天喜地。嘴裏哼吟的唱着。最奇的是家裏養的一隻小哈吧狗兒。也趕過來。豎起尾巴搖個不住。像是表明來給主人賀喜。惟恐主人不把眼光注在他身上。庭前本來放着兩盆梅花。此刻也格外長了精神。到得房裏。方纔坐下。早看見佩芳用銀杯子親手捧了一杯參湯出來。說道。你今天辛苦了。這是一百兩一換的吉林參。我親自到阜豐去買來的。燉得冷不熱。你且喝一口試試看。若是不對。我再去買好的。蘊之笑道。我近日精神還好。也不覺得辛苦。你何必這樣勞心費錢呢。佩芳道。我爲你身體要緊。銀錢算得了什麼。用

去又會來的。你難道也學那剖腹藏珠的見識麼。蘊之纔把參湯喝了下去。早看見鳳寶同多官都打扮着走來。預備着晚上到大舞臺去看戲。從此他們所談的。無非是今年過年怎樣熱鬧。怎樣做新式的衣裳。打新式的首飾的話。說得很是津津有味。

這天蘊之爲着起早受了涼。有些傷風咳嗽。佩芳曉得了。先把左右伺候的人埋怨了一頓。說是他們不會當心。然後自己走到床前。衣不解帶的服侍。問茶問水。煎湯熬藥。都是親自動手。一時叫鳳寶過來敲背。一時又叫多官走來追腿。偏他這傷風一時不容易好。兩天工夫。中醫西醫已經換了幾個。佩芳急得眼淚都要流下來。蘊之幾次安慰他。說傷風不算什麼病。自然會好的。他那裏肯聽。又去東廟求籤。西廟許願。又請了些和尚道士在家裏。禳星拜斗。禮懺誦經。真鬧得驚天動地。馬仰人翻。蘊之也一樣好了。照常出去辦事。佩芳因此倒得了一個賢慧的名聲。那個不稱贊他一聲呢。但是不到一年的工夫。看看蘊之的頭髮也漸漸的白了。眼睛也漸漸的昏了。這裏面究竟是苦是樂。只有他自己曉得罷了。



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緜霰。頭支角多為
髮病之先鋒，他種惡疾，隨之而生。惟有
「瞻慕」護髮妙品，能去頭皮屑，防銜發
疾。講求衛生者，請試用之。

中國各大藥房均有發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



劇痛徹心，滿身膿液，手不停抓，夜不安枕者，祇須用數滴和平涼快之
液——拉福祿——其刺戟與苦痛即去，夜間亦得酣睡，而終必完全治愈。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東方(二)(四)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秦漢
演義

四冊 八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十萬言，內容豐富，記載翔實，可為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傀儡式的主筆

松廬

胡烈憲是一位很負盛名的文學家。他在十七歲上。就很曉得熱心社會。奮身救國。在五四運動的那年。奔走聲嘶。無論開會咧。演講咧。遊行咧。他總沒有一次不是首先加入的。有時得着暇時。就學着投投稿。那時候他還在中學求學。可是他的著作已很可看得了。他所做的評論。總是很激烈的。把那些卑鄙議員。齷齪官僚。大罵特罵。有時做得慷慨激昂時。就拍案的大罵。說我如果將來涉身報界時。總得憑我一枝禿筆。給那些操權的軍閥。腐敗的官僚。做一個當頭喝棒。就是不能使得他們覺悟。也當盡我的力。把這枝筆。與他們奮鬥一下。至於他的談話。開口總說

現在的社會是黑暗極了。閉口總說現在的國家是危險極了。我們這樣青年。當負有改良社會。挽救危亡的志趣。方不愧為中華民國的國民哩。他的言行如是。所以那些教員們。沒有一個不說他是學生模範。同學們也都讚他是一個愛國青年。沒多幾時。社會上的人士。腦海裏居然都印着一個大好青年胡烈憲了。

過了兩年。胡烈憲中學畢業了。在這兩年裏頭。他的文字自然進步了許多。他的文名當然也大了許多。所以畢業之後。就有好幾家小報館。要聘他去主筆政。他的志向。本來再想求學的。但是環境如是。也就只得改移志趣。應了

武漢一家報館之聘。去實行他罵的手段了。他膺職第二天。就做了一篇宣言。什麼擁護正義保障民治咧。不畏強權不涉黨派咧。說得冠冕堂皇。宗旨正大。第三天就開始罵了。總無非說的外交怎樣賣國。軍閥怎樣操權。官僚怎樣腐敗。議員怎樣做走狗。奸商怎樣私運。軍士怎樣橫行。他這罵的魔力。果然很是利害。從前這份報。是沒人注意的。經他這樣一罵。沒有兩個月光景。居然惹起了社會注目。都道這份報才可算得真正民意代表啊。可是這麼一來。民意雖表同情。那當局却恨極了。後來借着一段新聞不實爲由。就把報館封了。把他帶到警局裏去飽嘗那鐵窗風味了。但是報館的主筆。原沒有甚麼重大罪名。況且這種消息。一經宣傳出去。那各地的報館團體。都紛紛打電報咧。開會議咧。共謀一致相救。那當局們也深恐過於受輿論攻擊。所以沒多幾天。胡烈憲竟安然無事的出來

了。大凡報館的主筆。經一番官廳拘捕。他的名氣就得增高十倍。所以他這次被捕。倒並不以爲辱。反而看作很榮幸哩。他開釋出來。沒有兩個禮拜。就被北京一家著名大報聘去主筆政。他不入這家報館。倒也留得一生名譽。他入了這家報館。分明白布跌入了染缸。把幾年掙來的潔白名譽。染着許多污點。再也洗不清了。原來這家報館。是某軍閥的機關報。他的通訊。完全是偏着一方。評論是根據通訊做的。所以他的論調。對於別方。倒也罵的很是起勁。甚麼傀儡式的總統咧。傀儡式總理咧。但是對於這方面。却恭維到一百二十分以上。後來別家報館。實在看不過了。大家就共同攻擊他。叫他是傀儡式的主筆。但是他自己始終不明白這傀儡式的原來。

(完)





琴譜說明

林履彬

琴譜上所用的字，係由原字減筆，或用幾個減筆的字組合而成。故每字分析起來，也有是指明那一根絃的，也有是指明左手按在什麼部分的，也有是指明右手如何彈法的。但是音的長短，却無精密和嚴格的記號，使學者一望而知，殊為缺憾。鄙人私揣其原因，蓋由古人彈琴的目的，係個人的娛樂，隨自己心裏想快就彈快，想慢就彈慢，所謂以韻勝不拘節拍的。還有一件的原因，或是因為古時很少此類書籍可以自修，要學彈琴的，非直接師傅不成功。所以譜裏的節拍，都是口授的，以致後來就失傳了。茲將琴譜的簡字，解釋於下。願同好諸君指教。

(一) 右手向法的簡字

卅 原字「散」字。是不用左手按絃，祇用右手彈。

毛 原字「托」字。是大指向徽彈出的意思。

尸 原字「劈」字。大指向身彈入，和「托」字的彈法相反。

乚 原字「挑」字。食指(第二指)向徽彈出。

木 原字「抹」字。食指向身彈入，和挑字的彈法相反。

𠂇 係「抹，挑」兩字合成的。先抹後挑共得兩聲。

勺 原字「勾」字。用中指向身彈入。

乃 原字「剔」字。中指向徽彈出，和勾字的彈法相反。

写 係「勾剔」兩字合成的。先勾後剔共得兩聲。

丁 原字「打」字。名指(第四指)向身彈入。

彡 原字「摘」字。名指向徽彈出。

厂 原字「歷」字。用食指連挑兩弦，或兩弦以上。

(未完)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寢銷寢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秘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爲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觀爲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下。

- | | | | |
|---|--|--|---|
| <p>第一集
忠傳 一冊
續墨客揮犀 二冊
讀小錄 四冊</p> | <p>第二集
清夏園記 抄鈔 一冊
山樵叢語 二冊
雲濤滙家訓 二冊
黃齋叢說略 三冊</p> | <p>第三集
西朝老人叢錄 一冊
孫氏書畫鈔 二冊
松下雜鈔 二冊
彭氏見聞錄 一冊
太僕行略 三冊
明譯天文書 一冊</p> | <p>第四集
禽書釋文 一冊</p> |
| <p>第五集
華夷語 二冊
匡山集 二冊
趙氏家法筆記 二冊
北湖集 二冊
敬業堂集補遺 合一冊</p> | <p>第六集
明紀事本末補編 二冊
存復齋集 二冊
扶風縣石刻記 二冊
書林外集 二冊</p> | <p>第七集
脈望館書目 二冊
唐石經考異 二冊
同補 二冊
冥報記 二冊</p> | <p>第八集
道餘錄 合一冊
几上語枕上語 一冊
存復齋續集 一冊</p> |
| <p>第九集
山房集 四冊
涇林樓記 二冊
西溪叢語 二冊
鼓棹稿 二冊</p> | <p>第十集
書經補遺 二冊
雪庵字要 二冊
豐園叢錄 二冊
大和正音補 二冊
機園神史 二冊
南翁夢錄 二冊</p> | <p>第十一集
進早書目 四冊
所安遺集 四冊
漢泉流稿 四冊
金園集 四冊</p> | <p>第十二集
毛邊 二元半
連史 三元
紙張 第一集 二元
第二集至第十集 每集二元半</p> |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

紙張	第一集	二元
連史	三元	
毛邊	二元半	

已出十集 每集八冊 餘俟續出



情急智生

George W. Breuker
張碧梧 譯

這時候已過了午夜了。審判官辣洛李還坐在書室中看書。身旁的桌上放着一盞燈。燈光黯淡。祇將室的中央照得分明。其餘的地方却很黑暗。全屋中聲息毫無。祇有這室中的時計。走動時滴搭的聲音。這時剛正已敲一點鐘。辣洛李的妻子和女兒回房睡眠。已足足有好幾個小時了。辣洛李看了一回書。就將書推在旁邊。閉上眼睛。細細咀嚼書中的意味。他因想出了神。左手的室門輕輕開了。又輕輕關上。却一些未曾聽見。後來忽有低低的咳嗽聲。纔把他驚覺。急忙掉頭看時。見一人已走到室中。正站在門房的暗地裏。再定睛細看。見這人約有四十多歲。衣服襤褸。尺寸且過大。很不稱身。頭戴垂邊帽。帽邊遮住了眼睛。右手插在衣袋裏。看他這副神情。很爲凶惡。不由得吃了一驚。嚇得一動也不敢動。這人先發出短促而沈重

的笑聲。然後說道。審判官。你好呀。你再能怎樣處治我呢。辣洛李不答。很安閒的先問道。難道我們先前會見過面的不成。這人用堅決的口氣答道。自然見過面的。否則我也不來要你的性命了。辣洛李道。但是你站在那黑地裏。我看不清你的面貌。認不出你是誰。請你先將電燈扭亮了。再細談罷。這人很疑慮道。你莫騙我。當我轉身扭亮電燈時。你必然要加害于我。辣洛李仍用鎮靜的聲音說道。電燈的開關機。正在你的身後。你祇須回過手去。便能摸着。用不着轉身的。這人這纔將一隻手灣到背後。摸着開關機。扭亮了電燈。室中就頓然明亮起來。他並將帽子往腦後推了一推。目不轉睛望着辣洛李。臉上又露出奸猾的笑容。問道。燈光已亮。你自然看清我的面貌。可還認識我麼。辣洛李做出冷靜的態度。仔細的望了他一回。又將

眼光移到別處。似乎毫不經意的答道。我道是誰。原來正是甲克搗特。我記得你是個下流的竊賊。是社會上的蠱蟲。這人聽了這話。很爲動怒。從咬緊的牙齒縫中。先發出一種尖銳刺耳的聲音。接着恨恨的說道。你少說這些無禮的話。辣洛李有如未曾聽見。仍緊接上文說道。我並記得在五年前。曾判定你監禁十年之罪。甲克道。是的。那時我便拿定主張。日後倘有機會。必不和你甘休。辣洛李道。現在你可是從獄中逃出來的。甲克道。正是。我走出牢獄。便得着這套破衣。將罪衣換去。至於我怎樣得着這套破衣。你莫多問。也莫再說這種閒話。就誤了工夫。老實向你說。我今夜來此。定要取去你的性命。——你的狗命。辣洛李神色不動。將兩手交組在胸前。微笑說道。我想你身邊定然帶着手槍。甲克瞪了他一眼。果然從衣袋裏掏出一柄手槍。高聲道。正是。我已帶來了。辣洛李作毫無希望的神氣道。那麼就請你殺了我罷。這時甲克微微將嘴張開。遲疑了一下。隨即冷笑了一聲道。我今夜來此。正爲了這事。這用你請麼。辣洛李望了他一眼。臉上露出感謝的意思。說道。甲克搗特。你不先不後。恰巧在這時候來。好似我的命運之神在暗中領你來的。甲克很不安的問道。你這兩句話當中。含着甚麼意思呢。辣洛李仰倚在椅背上。用手托住下頷道。因爲我正有一件很困難的事。無法擺佈。幸而你來了。這事就可不解決而解決了。甲克慘笑道。畢竟是甚麼事呢。我來是取你的性命。怎會解決了你的難事。這話我可不不懂。辣洛李用熱烈的眼光。望着他道。你已決定要取我的性命麼。甲克不耐煩道。這個自然。你究竟有甚麼難事。辣洛李眼望着地毯。頓了一頓。纔慢慢的道。當你走進這室門時。我正爲了這件難事。斟酌我是活着好。還是死了的好。甲克越發狐疑道。你越說。我越不懂了。辣洛李點了點頭道。我想來想去。還是死了的乾淨痛快。祇因自殺是不正當的事。是懦夫所做的事。我若真個自殺。又覺不很甘心。左右爲難。竟無有了主意。恰巧你來了。這就再好也沒有。就請你將我殺了罷。甲克往後退了一步。

問道。你可是要我殺死你麼。辣洛李哀求道。正是。你若將我殺了。免得我活着受罪。甲克見他仍不說出這原因。十分躁急。復聲問道。你這是爲了甚麼呢。辣洛李道。我就老實告訴你罷。因爲我的兒子犯了監守自盜的罪。今天晚間。被官廳中捉去。明晨各新聞紙上。自必將這事披露出來。那時我往昔的令名。必然是一落千丈。誰肯再來信仰我。我環境的痛苦。自必不堪忍受。與其到了那悽慘的地步。受萬人的輕薄。不如預先死了。俗話說得是。眼不看心。就不煩了。甲克嘆喟一聲笑出來道。這纔是有趣的事呢。尊貴的審判官家中。竟然生出這大干法紀的罪犯。想平日裏你審問罪犯時。鐵面無私。毫不容情。如今你自己的兒子。也去受別人家的審問。別人家諒必也不肯通融。天地之間。竟有這種循環報復的事。我真個聞所未聞。辣洛李張手掩着面目。喃喃的道。你莫再譏笑我了。我聽了你這些話。肝腸將要寸斷了。甲克格格的笑道。要你這樣。纔能大快我心。辣洛李忽的挺出胸膜兩隻膀臂。向左右張

開。苦聲懇求道。甲克。請你用槍打死我罷。結果了我這條性命罷。甲克。你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上死路罷。甲克仍笑着說道。但是我此刻不願打死你了。好讓你活着。受那精神上的痛苦。辣洛李聽了這話。神情大變。睜大了眼睛。直望着他。似乎非常憤恨。放出乾亢的聲音說道。你無有胆力打死我麼。你真是個無用的懦夫。甲克不響。祇一手緊握手槍。一手握成拳頭。辣洛李又道。我倘早知道你這般無用。當初就該定你二十年的監禁。甲克聽他講到這回事。不禁又怒從心上起。高聲喝道。你提起這事。你正是我的仇人。辣洛李也高聲道。仇人便怎樣。至多你打死我罷了。這正是我很盼望的。甲克道。你既這般說。我偏不打死你。我想打死你。原爲着報仇。但如今若將你打死。却正合上你的意思。我決定讓你活着受罪了。辣洛李道。真的麼。你已拿定這主意了麼。甲克道。誰和你說頑話呢。辣洛李道。那麼我就要自家動手了。說時。就掉轉身去。向着身旁的桌子。一手拉開了抽斗。這抽斗中正放着一柄鋼管

的手槍。甲克站在旁邊。看得清楚。就飛一般的奔過來。並高叫了一聲。說時遲。那時快。辣洛李的手正要碰到這手槍。甲克已奔到面前。用他握着手槍的手。按在這手槍上面。又道。我既不打死你。也不許你在這時候自殺。辣洛李無有話說。祇瞪眼望着他。他也瞪眼望着辣洛李。二人這樣對望了幾秒鐘。辣洛李趁他不防備。陡的用力將這抽斗推上。甲克來不及將手縮回。就被夾在當中。痛得失聲大叫。手裏握着的手槍。不由得也落在這抽斗裏面。辣洛李復將這抽斗拉開一些。同時抬起一脚。直向甲克踢過去。甲克就歪歪斜斜。直撲到室的那旁。但未會跌倒。將方纔被夾住的那隻手。不住的搖動。防夾傷了筋骨。辣洛李

又很迅速的開了這抽斗。拿起那柄手槍。指着甲克道。甲克搗特聽着。上次我判決你十年監禁。過後思量。覺得太便宜了你。我不免有失職之處。如今這麼一來。我就可加多監禁你的年限。消除我上次的過失。這真叫我快活。甲克怒不可遏道。你——你竟會想出這條惡計。怪我一時疏忽。上了你這大當。辣洛李道。這正是一條妙計。本來天下事的成敗。不祇在乎武器。甲克又惡很很的道。我雖中了你的惡計。但是你的兒子。終必受電刑而死。你也就無計可施了。辣洛李一面拿起電話機上的聽筒。預備打電話給警察署。一面哈哈大笑的答道。甲克搗特。我實在無有兒子。你莫至死不悟了。

(完)



僑踪萍合記

冊二

半角四

謝直君編 書為言情小說。著者生長南洋。於華僑工商業狀況。及各埠風俗社會。爛熟胸中。設事抒寫。情緻綿密。欲知海外同胞情形者。非讀此不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荒服鴻飛記



第三十一回

脫繯納俠士仗哈沙 墜巖崖奸人歸黃土

哈沙厲聲向大衆道。現在怎樣。是不是先把俄人扔下去。大衆齊聲道。是的。吳德溥聽了。知道蘇琪的命運告終了。想着他雖然是個狂妄不法的人。無論怎樣殺他。都是他分所應得。只是要將這樣慘法處死他。却也覺得可慘。但是迴想過來。也是他自取之禍。幾次替他向哈沙乞情。他不自量力。還苦苦尋仇。自找死路。現在既不能替他出頭。也只索聽他地球上少一個這般敗類。也可以乾淨許多。只是他還有指使的人。纔敢如此膽大。他雖伏誅。那指使他的人。却還法外逍遙。雖然到世界末日。一定要受末後

的裁判。只是荒遠無稽。究竟誰聞誰見。現在他一死。自己同哈沙是可以倖免的了。從前受他們蹂躪的。正不知還有若干。就是蘆雪姊妹。現在也可高枕無憂。只是蘆雪以前。還不知有多少可憐女子。遭他們的毒手。看着蘇琪此時哀鳴乞憐的景象。不知他還記得以前他的囚人對他求饒不記得。高達人圍攏來商議。說是俄人既要扔他下去。他的衣服穿着下去。非常可惜。必得剝下來纔好。於是一擁而前。擒住他的兩臂。將他腕上縛的繩索解開。把他身上穿的東西。全數剝下。他臉雖蒼黑。一身肌膚却是賽雪欺霜。一絲不挂的。站在日光之中。那些山賊看了。都是嘖嘖稱讚。還有人用手去撫摩的。他却緊閉雙眸。垂首而

立。那夥人賞鑒多時。依舊將他手腕綁好。然後將他的手槍鞭子皮衣襯衫。一件件拈起團來瓜分。然後拿他的金錢鈔票。也都分了。吳德溥不忍再看。掉過頭去。哈沙雖願意將他敵人處死。却不願要他的東西。所以趁大眾鬧嚷爭奪的時候。走過吳德溥身邊來。對着看守吳德溥的兩個山賊。指着吳德溥道。等那個下去。就輪着他了。兩個山賊道。是了。哈沙道。讓我先把他腕上繩索解開。兩個山賊問道。把他衣服也剝了罷。哈沙先解開繩索。把手一揮道。且慢。等我們把那俄人喂了山鴉。再剝不遲。只是你們得把他膀子拉住一把。不要給他跑了。說着。楞了眼向吳德溥道。你這異教狗奴。時候一到。你也得走。聲音雖是恫喝。聲音却含着警告的意味。他先解開繩索。是要吳德溥手腕中血脈回復原狀。以便脫身時的迎敵。那兩個山賊怎知其中底蘊。也附和着交代吳德溥道。真的。你準備着罷。吳德溥雖不知道哈沙精確的計劃。只是脫逃的機會。諒已到了。只見哈沙的目光。從他身上移到兩個山賊身上。

去。隨後又看了看爪徑。只是那時兩個山賊站的地方。正擋住去路。再看吳德溥的手腕。也還麻木不仁。雖然機會已到。還當謹慎一些。手按刀把。微微把頭搖了一搖。笑着問道。你有力飛下峭壁了嗎。兩個山賊聽了哈沙這句話。都跟着笑了。吳德溥道。可以了。等一回。你看。包管可以飛得很遠哩。哈沙問那兩個山賊道。你們聽見沒有。他還在那裏吹呢。兩個山賊道。我們都聽見的。哈沙道。那就好了。等一回我們送他下山之前。得好好的搜他一搜。論不定他懷中還藏着錢哩。山賊道。沒有了。都給你方纔殺掉的人搜去了。哈沙道。那個人手既不強壯。眼睛也未必仔細。這個人又機靈。難保身邊沒有藏着的錢財。說到此地。看見他兩人想立刻搜檢。趕忙止住他們道。不用忙。若是有錢。也短不了的。等一回剝下他衣服來。就可找着了。說着。又向吳德溥使了一個眼色。蘇琪的助手。搜檢吳德溥。哈沙一定也有些風聞。也提起金錢的話。正是他在那裏佈置他們脫身計劃。吳德溥當然領會。趕忙將手腕運動着。

使他血脈早些恢復原狀。哈沙却又走過去。到了蘇琪身邊站住。蘇琪聽得有人走來。抬起頭來觀看。哈沙摸着俄國話問道。你認識我嗎。蘇琪道。你是殺我的凶手。中間的一個。是個殺人凶手。是個叛黨的領袖。說着。又把眼睛閉上。垂下頭去。哈沙又問道。你難道在莫斯科拔谷基富利沒有見過我嗎。蘇琪驀地一驚。定睛問道。你是誰。哈沙笑道。我就是你仇人哈沙。你想殺害的人。我要你在未死之前。知道我哈沙是幫着送你下地獄的一個人。說着。走了。此時那夥山賊分賊已畢。剛好站起來。見哈沙走來。先派一個人跑到平場邊。向下面再視察一下。其餘的人都迎上來報告道。我們都完畢了。哈沙點了點頭。拿手向赤身站着的蘇琪道。把他抬起來。蘇琪看見大衆上來拿他。又抗拒起來。口中還是苦苦求饒。掙着身體。握着空拳。發狂似的同那些山賊爭持。直到後來。給人將攔腰抱住。幾個人擒住他的兩腿。他纔掙扎不來。只是還在那裏狂號亂

叫。震得四周空谷中都起了迴響。後來力竭聲嘶。更是難聽。吳德溥是出生入死慣的人。却從來沒有見過這般怪狀。聽過這種怪聲。到得抬了起來。方纔不見他的蹤跡。這時候衆山賊都在那裏幫忙。到得平場邊。方纔散開。只剩下抬蘇琪的四個人。只是大衆還都站在兩邊。也有笑的。也有指着峭壁下講話的。哈沙站在吳德溥身邊。眼睛却看着蘇琪。口中喃喃的道。你要下山去了。這時那抬蘇琪的人。已經將他抬到膝邊。然後舉起來。舉到腰邊。蘇琪的聲音。是沒有了。掙扎也停止。彷彿在那裏候死一般。此時日已高升。照着的地方。都有春意。那四個山賊將蘇琪舉到肩上。哈沙叫道。蘇琪。這是你自取之咎。休得怨人。只聽得抬的人一聲口令。舉起蘇琪。向山下一扔。蘇琪狂叫一聲。骨軀滾滾下山去。起初還彷彿有些聲息。後來便寂然了。只剩下澗水漸漸而已。

(未完)



▲扇面影印名人書畫

▲扇骨均經名工雕琢

本館以多年製扇之經驗力圖改進每年出品精益求精茲將本年所出種數及價目略列於下愛用者尙祈早購

摺扇

五彩石印二十七種

一角八分至九角八分

珂羅版印六十二種

四角至二元九角八分

女扇

彩色石印三種

六角一分至九角八分

純扇

彩色石印二種

三角七分及六角九分

寄即索承單價印另

抱孫之慶

請觀在山東有小兒得嬰孩
自己藥片之奇功

山東任用縣知事敖宗藩君來書云予之孫乳名百祿年方四歲於民國十一年冬月偶患食火瘋症其形狀目上睜手下垂口不能言大聲叫數句纔喚醒過來未幾何時舊恙復發小孩最怕吃藥強迫灌之愈惹起驚風之象即購服嬰孩自己藥



片其性甜而易服每隔兩句鐘服三四片不過服到十八片即行全愈真嬰孩神藥也特為聲敘藉以鳴謝

謝並願傳聞天下以救舉世之嬰兒云爾
嬰孩自己藥片為父母者一經試用之後決不遺忘定必購備一瓶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因對於嬰兒及小孩尋常各症舍此別無他藥可能與之比擬得有如此靈效神速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大學校畢業之學士

及案牘勞形之輩最易患大便秘結及肝經失調之疾探其病源乃是用腦力過度或用功時間太久缺乏戶外運動有以致之也此輩對於紅色清導丸當珍重視之蓋其功力具微利平肝潤腸之妙用治大便秘結有天然之奇功能使腸胃有序調和胆汁能去肝火治疾病頭痛并免痔瘡痛苦也



上海滬江大學畢業生陳君希陶先生現寓北四川路一千九百七十二號

門牌其來函云數年前鄙人曾患大便秘結深恐因而身體衰弱聞紅色清導丸之功效即為試服之不料服後功效立見大便秘結之症從此全愈不再復發矣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商務印書館代售

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

農商部技師

瑞典丁格蘭博士編謝家榮碩士譯

發售預約

中國鐵礦誌

樣本
承索
即寄

▲全書二厚冊中英文均備

▲附彩印礦區地質詳圖一巨冊

▲上冊及附圖本年七月出版 下冊明年一月出版

全書定價

十六元預

約十二

元陽曆

八月底

截止

郵費國內

六角國外

二元

是書詳載各礦之地形·地質·礦質·礦

量·以及交通狀況·發見歷史·及採鍊

工程等凡各省鐵礦公私新舊調查之材

料搜集靡遺上冊載直魯晉豫及東三省

等鐵礦下冊載鄂湘贛皖蘇浙各省鐵礦

於安山站·本溪湖·龍烟·瀋

州·金嶺鎮·潞澤·平定·大

冶·鄂城·城門山·桃冲·鳳

凰山·各礦尤為詳盡

發售處

北京農

商部地

質調查

所圖書

館

各省

商務印

書館

代售

編者與讀者

編輯瑣話



我們的「編者與讀者」從前面挪到後面來了。希望讀者諸君不要因為前後的關係就忽略了這一欄。

荒服鴻飛記快登完了。先前本來決定續登天游先生譯的黑白記。後因許多讀者來函要求加創作的長篇。所以先登萬能術。這部小說的作者和內容暫且不發表。讓諸君先猜想幾天再說。（這是編者的古怪脾氣。讀者諸君請原諒。）

本刊的插圖。現在搜集了明朝名家的手筆。共十餘幅。有的本來可以做封面。編者恐怕材料過於古雅。放在封面上。不好或剪裁下來珍藏。故此放在裏面。作為插圖。大約

登在四卷中。費曉樓的仕女。前次說做不成版子。現在經三色版部長。謝燕堂先生允可。特別設法攝製。這種消息。想亦諸君所樂聞的了。

本刊雖然只出了二三十期。但改良增美的地方。確有幾種。想亦為讀者諸君所默認。不過編者是一個不肯坐守成法的人。腦筋中日夜在那裏轉動。如何能將這份雜誌弄得精美無疵。現在是三卷。大概的情形已經定了。到了四卷。不知又要加一點什麼。改良一些什麼。我們都不知道。第五卷……六卷……我們更不知道。不過個人的精神有限。知識有限。總望讀者諸君。儘自己所要說的。都不吝金玉的說給我們聽。我們總是竭十二分的熱誠歡迎。前些時。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這位名人的名字。暫且

不使宣佈。不久就有他的作品出現。屆時當再聲明。親口對我說。「小說世界的銷數。既是如此可怕。如此受人歡迎的。確關係中國文學前途的命運。我應當盡我個人的力量。保護這份出版物。」諸君啊。你也是讀者的一份子。也是關心中國文學前途的一份子。中國文學前途的命運。也係在你頭上。你爲什麼不盡你一份的力量。保護他呢。我們在這裏恭候你的指教啊。

交 換



我在前期中，指出葉君勁風三篇描寫得很好的作品：「午夜角聲」、「我們的國旗」、「北京的石頭」。我想這個或者人家還看得出來，現在我要指出一個不很有名的作者，繆君實茵的一篇「一樹百穫」，這確是「小說世界」裏的一篇好的作品。諸位恐怕忽略過去了！繆君的這篇文章，第一思想很好，第二描寫得非常舒暢而有生氣，然而還不止此，我覺得繆君的確是有一種熱情感慨的，並非泛泛之作，這篇文字的可貴，也就在這地方。

悔初

林琴南所譯的小說，在前幾年，很受社會的恭維；近年來，因爲新潮流發生，他老人家的著作，很受反對派的攻擊。我現在要拿公平的眼光來說：一分從前恭維他老人家的，果然免不了有些瞎恭維；但是現在反對他的，也免不了有同樣的毛病！平心而論，林譯的小說，壞處也有，像譯筆的晦澀，叫人看了煩悶；這是不能替他辯護的。（暢達而又簡潔的也有，像胡適之先生所舉的新茶花，十字軍英雄記等類。）然而在這譯界幼稚寂寞的我國，他老人家也很有供獻啊！近日我瞧着小說世界裏面登他的「情天補恨錄」和「妖髻縵首記」，這都是暢達而又簡潔的文字，（後一篇尤好）我很盼望青年的讀者，能够平心靜氣地讀一遍！

悔初

我得着祖國的雜誌。總是盡心從頭讀到末。不過看來看去。總是那幾個著作家的文章。以爲祖國中。只有這幾位能够著作。現時讀了小說世界。纔知道能著作的人很多。諸君啊。我奉勸你們努力。在文壇上。也要把可厭的「唐人」兩個字。取消他纔好啊。

檀香山唐祖明

讀小說世界要與情人一路讀。因裏面的作品都是純潔的。讀小說世界要在早晨讀。因裏面的愛國小說。對精神太重。若精神不充足。就要發狂。讀小說世界要在睡後讀。因裏面有許多補益知識的小品。

國士張定一

百
性

嬌容 患瘡



皮皴凍瘡

小孩頭瘡

熱瘡園癬

內外痔瘡

治剃刀毒瘡

花柳梅毒

下疳橫痃

諸蟲咬傷

兜安氏馳名藥膏 乃治皮病佳品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七角每打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